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詳解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祝德麟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張虎拜

謄録監生臣鄭家屏

周禮詳解卷十三

宋　王昭禹　撰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

舟車之載物必量其所容之多寡而為之制載師任土亦必度土之所産而為之法無異於舟車之載物矣故名曰載師掌任土之法者土有肥磽燥濕之不同則其所産亦不能無多寡有無之異宜物之無不強之使有物之寡不責之使多因其有無多寡而為之度數焉是任土之法也如大宰之任萬民焉就其才之所能如禹貢之任土作貢焉因其土之所有各從其所宜而非以強之也下文所謂以廛里任國中

之地以場圃任園地若此之類皆任土之法也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者物所以色之色其土所宜之事而授民以其職也若宜耕稼之事則授之以三農之職宜草木之事則授之以園圃之職既物地事授地職則因其職事而使出貢賦此所以待政令也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廛直連反場直良反圃布古反畺居良反

賈所居在市之廛謂之廛民所居在里之廛謂之里里與廛其土有别焉先王以廛居賈以里居民廛里

皆在國中爲故以屋里任國中之地遠人頒田里所謂夫一屋蓋其里受地視屋故也以場圃任園地者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植之果蓏珍異之物詩曰九月築場圃蓋常時則以其地種果蓏珍異之物及季秋則築圃以爲場而納禾稼黍稷之屬如此則場圃同出於園地無曠土土無遺利矣其園也不高而遠謂之園以植衆甫謂之圃爲場爲圃皆以園地故曰場圃任園地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然則宅田者致仕者所受田也前漢食貨志士工商皆受田則士田者士所受田也賈田者商所受田也致仕者以備國之訪問士受職於朝賈列肆於市其田皆宜近故任以近郊之地以近郊五十里於國爲最近故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則牛人牧人其家所受田也賞田則以功受賞賜者之田也遠郊百里牛田牧田必使於所牧之地則在遠郊宜矣官田賞田亦列於遠郊

者蓋庶人在官者已有禄稍而其家復受田與夫有功而受賞田者同在禄稍之外比之宅田士田賈田又為緩矣故與牛田牧田同任以遠郊之地公邑之田乃六遂餘地天子使吏治焉蓋遠郊之外曰甸六遂之餘地在焉其地非屬於民乃公家之地也故以公邑之田任甸地稍故書為削當從故書為正蓋家邑之田削小故家邑之田大夫所受之采地以大夫稱家故也削大夫受采地在三百里削地之內故曰家邑之田任削地小都之田卿與王子弟之疏者所食采地也其地在於四百里縣地之內故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大都之田公與王子弟之親者所食采地也其地在於五百里畺地之內故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自家邑至於大都以官之最尊者與王子弟之愈親為外蓋其官最尊其親愈密則其內之盡心於王為益至外之扞衛於國為益嚴故所任之地如此也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先王之任地非特以地之所宜以制其田里又因其地之所有以制其賦稅然賦稅之所征或多寡亦各稱事而已國宅則官所有宮室也故無征自近郊而下其所任地蓋非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之法故其所征或二十而一或二十而三或無過十二或二十而五皆十一也園廛二十而一則廛里所受民以為居而已場圃所償寠者賴之為多故皆薄其征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則宜因當時正役遠近劇易而制焉漆林之征二十有五則厚其征使價貴則人之用漆也節矣此所以抑末也昔舜作漆器羣臣咸諫以舜之聖而羣臣且諫之況凡民乎宜乎先王厚其征以抑之也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

地以草木為毛謂五畝之宅不植墻下以桑也故罰之以里布里民居也凡國宅無征民居宜有征但無布耳以其不毛焉然後使之有里布春秋傳曰有者不宜有也然則里布特使出之故曰有里布者先王所以懲游惰季世則人人有之此孟子所以欲廛無夫里之布也夫民出耕而在田廬入居而在里則其屋有田故以出粟今不耕則就罰矣夫田計屋而斂之故謂之屋粟無職事者無九職三事也夫有丁則出夫征有戶則出家征夫家征則均人所謂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是也屋粟夫家之征則夫人而有之不以其不耕與無職事除之耳有異於里布焉故屋粟與夫家之征則曰出夫民宅不毛則宜無衣矣又

使之有里布田不耕則宜無食矣又使之出屋粟民無職事則宜無以相養矣又使之出夫家之征則先王之阨人已甚矣夫其阨之也乃所以振之也阨之如此而不勉者亦已鮮矣先儒以里布為二十五家之泉屋粟為三夫之粟以一夫宅之不毛而罰以二十五家之泉以一夫田之不耕而罰以三夫之粟疑先王之法不如是之太甚也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

閭師主斂六鄉之賦而名官曰閭師者蓋五比為閭使之相愛其勢為最親斂鄉之賦宜督其親民者故也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者國中及四郊則自廛里至遠郊也既掌人民六畜之數

則其登耗多寡皆可得而備知於是知其可任者而任之故以任其力以任其力者人民也令此則兼六畜之數而言之者蓋若牛馬之類亦以任其力也既任其力然後令之出賦貢馬故以待其政令政令者賦貢之政令也賦貢之輸納宜及其時故以時徵其賦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飭音勑畜許六反

任民與大宰所序不同者蓋閭師以事任之而已非若大宰以道揆事故無所先後與內史八柄雜而無

序同意閭師所任之民皆有常職故不及閭民有隸馬則弗使貢也故不及臣妾言商而不及賈言嬪而不及婦則以大宰見之言牧而不及藪則任虞以澤事藪在其中矣然則大宰别而言之者彼言作材此言任事事則作材與阜蕃鳥獸兼舉矣於山言任衡於澤言任虞則互見

凡無職者出夫布

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大司徒頒九職三事以登萬民則任民以九職為本以三事為輔無職者謂無事於九職也宜有以阨之使任職焉故罰之使出夫布載師言里布者罰出居里之布此言夫布者罰出夫丁之布凡無九職者非必無三事也蓋雖有三事亦使之出夫布以三事於九職則輔之而已非本業故也然則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者謂無九職復無三事故出夫家之征所以阨之為甚此民所以不得不轉

而就職事

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槨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衰七雷反

夫兩貴不足以相事兩賤不足以相使故勞心以使人者貴者之事也勞力以事人者賤者之事也賤者當以力而事人則其養生送死亦當自用其力而已故有畜然後祭有牲耕然後祭有盛樹然後葬有槨蠶然後衣有帛績然後喪有衰不以力而用其物閭師禁焉以任民力為是故也夫民之不勉載師既困其財閭師又阨之如此民所以不敢不勉也及其勉而成俗則民亦孰以為厲已哉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

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比毗志反

自天子之縣內以及九州皆有閒田天子使吏治之而謂其所治曰縣以其所係在上所首在下故也縣在則掌其地域而為其所屬者依附焉故以縣師名官周官之法有人民之縣者四甸為縣是也有在遂之縣者五鄙為縣是也有采邑之縣者小都之田任縣地是也有閒田之縣者縣師所掌是也王制曰天子之縣內九十三國於王畿而謂之為縣者亦取其係上首下之意也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者掌其閒田之地域也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者蓋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詔廢置宜知田萊之荒治人畜之登耗車輦之備乏故也人民在夫家六畜之中則是民之隸也與賈人言人民

同意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以詔廢置者蓋不攷羣吏則勤怠無以分不詔廢置則勸沮無以行然以其為閒田也故及三年大比然後有考詔之事則其治為畧於官府鄉遂矣

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卒子忽反

若有軍旅會同田役之事則先有以戒勅之使之皆豫備也既有戒焉則受法於司馬當知所徵之衆寡故也然後以其所徵之數作其衆庶及其馬牛車輦馬會其車人之卒伍者車有車之卒伍若司右所謂合車之卒伍是也人有人之卒伍若小司徒所謂會萬民之卒伍是也夫車人之卒伍素輯睦會而用之

則恩足以相恤義足以相治以起軍旅則其勇足以克敵以備會同則其忠足以衛上驅之田獵則足以相率而從禽作之行役則足以相先而就事其效不為小補矣皆僃旗鼓兵羅以帥而至則帥而至於司馬也葢稍人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司徒輂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則縣師帥而至者聽於司馬可知矣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以歲時徵野之賦貢

縣師掌閒田之地內自郊里外及邦國凡餘地皆在所掌焉則凡造都邑者合天下閒田而言之也且造都邑者必量其地辨其物然後為之制其域記曰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量謂量

其所容多寡度謂度其所至遠近今此造都邑制其域故言量而已辨其物則以知其地食與不食之多寡制其域則為之立疆界大小之限也以歲時徵野之賦貢則其所掌地域之野也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遺惟季反施式豉反

以利與人謂之遺蓋屯其膏非大者之事先王之政務在利下而已一夫不安則為之感惻大動而振救之政行焉遺人掌施惠凡以致振救而利下也故以遺人名官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則自鄉里至於縣都其委積皆以待施惠也言邦之委積則以別於諸侯之國也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者難甚為囏

困窮為阨司救所謂歲時有天患民病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即此所謂恤民之囏阨也國及郊野以鄉里為中故恤民之囏阨宜以鄉里之委積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者則司門所謂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也門關相聯皆有所舉之財可以共委積焉犯禁者以利死王事者以義舉以利犯禁者之財以其財養以義死王事者之老孤則喻於利者有所懲喻於義者有所勸矣故養老孤宜以門關之委積郊里之委積以待賔客者近郊五十里六鄉在焉遠郊百里六遂在焉謂之郊里則異於鄉里以在郊遂之間言之也賔客近國用禮為多故待以郊里之委積司徒大賔客令野修道委積小司徒小賔客令野修道委積野指郊里之地言之也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者羇寄客也旅商旅也羇旅有失所則上必有以賙之然非若親賔客親而禮之也故待以野鄙之委積以野鄙在遂地又遠

於郊里故也蓋遂地謂之野合五酇而為鄙則野鄙為遂地明矣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者縣四百里之地都五百里之地也縣都王子弟公卿所食之邑而人物之所會也凶荒則民可移而就人物之所會故待以縣都之委積

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

賓客會同賓禮之事也師役軍禮之事也衆之所至必有所頒故道路皆有委積以待之廬小室也十里

可以飲食而息馬故為小室有飲食而已路大室也三十里則可以宿馬故為大室又有委也五十里則四旁交易皆可以日中至馬故有市也可以候賓旅而館之馬故有候館又有積也少曰委多曰積五十里則離國為稍遠遠則須多故有積公劉之詩曰于時處處于時廬旅又曰于豳斯館蓋廬也館也所以待行旅然先言廬後言館則廬小而館大也夫以公劉之遷豳方在擾攘之際其勑治廬館尚且如此又況六服承德之世哉公劉言廬館而不言路室亦以其制未備故也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者巡而比之以校叙其多寡以時頒之以豫備其所須如此則物足以給其求而無乏之事矣彼春秋之時單襄公之假道於陳以聘楚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單子謂其滅先王之官也必有大咎則遣人巡委積而比之以時頒之又曷可少哉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

政音征

均之字從土從勻遠近多寡適於勻之謂也均人於地政地守地職力政皆有以均之使適於勻而已故曰均人謂之均人則無所不均與土均異矣以其所均者以人為主故也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者凡有政於地者謂之地政大司徒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均齊天下之政是也凡有守於地者謂之地守若澤虞所謂各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是也凡有職於地者謂為地職若閭師所謂任虞以澤事貢其物之類是也地政上所以正下地守地職下所以供上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則征於地守地職之人而已故所均以地政為先地守次之地職又次之力政為後也周官有言民職有言地職言地

職則民職在焉以九者皆民職故也别而言之則三農園圃虞衡謂之地職可也若百工商賈之類以地職名之則非矣大司徒方其主制天下之地征以至於均齊天下之政則曰以作民職以其所制而均齊之非止於地職故也及其造都鄙制其地域而溝封之於是繼之以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則其所主在於地職而不及於民職也今均人言地政又言地職則合民職而言之也蓋其職所均者以人為主非止於地而已

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

以力事上民之職也欲逺惡勞民之情也民雖率職以就役上當因情以閔勞雖計家以定任民之數及

起徒役則無過家一人所以寛其力也懼其養之不足也則使民食壯者之食慮其役之或繁也則使民任老者之事以歲之上下而定役數之多寡所以節其力也凡均力政以歲之豐殺為上下則均力政在歲成之後其用民力惟冬一時而已蓋古者龍見而畢務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南至而畢不以役政妨民事故用民在於農隙之際豐年則人食四鬴之歲也中年則人食三鬴之歲也無年則無餘而已非凶年也人食二鬴之歲也年有上下不齊先王之用民力亦當量其時而為之進退故豐年公旬用三日則歲用二十有七日也中年公旬用二日則歲用十有八日也無年公旬用一日則歲用九日也以食之豐殺而為役日多寡之數則先王之勤恤民力也可謂至矣不然則庶民安得有子來之悅鼛鼓安得有弗勝之節哉王制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此作記者之誤耳董仲舒亦曰古者用民歲不過三日蓋

本於漢儒之說
非成周之制

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三年大比則大均（比毗志反）

年饑為凶民病曰札凶札則民方私其力以免死安可以徭役復困之乎故無力政民方資於利以自贍安可以稅斂重擾之乎故無財賦無力政則荒政所謂弛力也無財賦則荒政所謂薄征也地守地職則有貢矣不收地守地職則不責其貢散其利以與民也則荒政所謂散利也不均地政者大司徒以均齊天下之政政者上所以正下也有財賦地守地職之事則必有政遠近多寡之不適於均非政之善也故每歲之中必有以均之終則有始故也今以民困故用靜焉且用靜則其政施可知也故雖不均而無害

於三年大比則大均焉

師氏掌以媺詔王媺音美

以德行教人者謂之師凡兩曰師以賢得民賢謂有德行也師氏上以媺詔王下以德行教國子必賢而有德行者然後可以充其任故以師氏名官惟責之以賢而已則非論道以助王作而行之而已故其職以中大夫為之其詔王者亦止於媺而已可欲之謂善美者善之至媺者美之微人性善必自其善之端擴之使充充之而使實然後積媺而為美美成則性之德立乎中發見其美而為大移易其大而為聖其妙至於不可知之神而後已雖美之微師氏其可不詔王乎由此觀之則王不為大非所患也患其不知有媺而已然師氏於王未有媺而詔之故曰掌以媺詔王保氏有惡而後諫故曰掌諫王惡

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行下孟反

國子非王族則功臣之世賢者之類將與之共天位治天職恐其貴驕易淫怙侈滅義則教之德行務之先急者也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民鮮久矣然則至德者中庸之德也中則有常庸則能變記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則中固有常矣莊子曰庸者用也用者通也則庸固能變矣道者體常而盡變則中以本道之體庸以本道之用此至德所以為道本記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謂是已雖然此入道之序然也語道之始則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夫又孰為本哉敏德以為行本者道得於己之謂德德發

於事之謂行德不立於内則行不著於外欲以本行則德不可以不敏也書曰丕則敏德語曰敏則有功蓋德不敏則為於暫而廢於久始於勤而終於怠為山有一簣之虧掘井有不及之泉行亦無由而至矣惟加以敏則進德欲其及時也厥德之修罔覺也德日起而大有功發而為行則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蓋德為本行為末本立而末隨之矣孝德以知逆惡者孔子曰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蓋人之德莫大於孝而孝以順善為至順則不逆善則無惡孝經曰以順則逆民無則焉所謂逆也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所謂惡也夫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則孝德在乎順親矣不明乎善不足以誠身不誠乎身不足以說親則孝德在乎善身矣順親始乎知逆善身始乎知惡知逆則知所以順親矣知惡則知所以善身矣如是則孝德得於已而事親之道備也書曰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羑善也若順也雖文

武之美聖其孝德亦本於順善而已葢順善則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故以美若恤西土也然則師氏教國子以孝德使知逆惡其知教之本與然至德敏德孝德以敏德成之故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此三德之序也教三行者德内也行外也德立乎中然後行成乎外故先教三德而三行次之善事父母為孝則愛敬得於己而見於事父母矣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則愛而親之也以養父母日嚴則敬而親之也愛而不敬則慢敬而不愛則離非親之至也愛敬盡於事親則所以親父母於是為至矣友行以尊賢良者德行為賢甚善為良賢者人所師道之至也良者天之合天道之繼也萬物莫不尊道國子其可後乎故賢良在所尊也然所以尊賢良非友行則不可葢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則友者相尊也相助也我以友行尊賢良則賢良亦將以友行而助我其切切以相正偲偲以及人豈特直諒多聞

之益哉其講習之說將至於日聞所未聞焉尊其所
聞則將至於極高明尊其德性則將至於盡精微則
尊賢良者乃所以自尊也友行其可已乎順行以事
師長者師以德行教人者也長以齒位臨我者也在
所聽從而已故以順行事之順則有聽而無違有從
而無逆矣荀子曰師然而然則是知若師也此以順
行事師之謂也記曰悌長而無遺此以順行事長之
謂也孝行順行以友行成之故一曰孝行二曰友行
三曰順行此
三行之序也

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
之貴遊子弟學焉　朝直遙反　中丁仲反

虎門路寢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之外畫虎以示威
武之象也以路門為虎門而畫虎以象威武則必以

中門為雉門亦必畫雉以象文明外文明而內威武高明柔克沈潛剛克之意也文明著乎外威武潛乎內則王之威亦德威而已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則以媺詔王且掌國中失之事故也其居虎門之左則左之為助不如右之力為其非論道以佐王也以事佐王而已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者則使之學而後從政也蓋聞學而後從政未聞以政學矣夫不學墻面涖事惟煩烏可使之從政哉將使之從政則國事之中失不可不知也言中則知失之為否言失則知中之為得凡事之中否得失其講之既明矣其習之既熟矣一旦起而居天位治天職則事之至也如辨黑白如數一二以其學之有素也又安有過舉者哉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者蓋貴而無職又不在學故謂之貴遊子弟蓋國子之為士者則已有職也國子之未為士與國子之倅則宜在學焉故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合國之子弟而教之令無職而又不

在學則國子之倅未學於大司樂者使之學於師氏固其所矣蓋上則詔王下則教國之子弟皆出於師氏此君臣上下所以同德而無異道也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從才用反

師氏保氏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則是詔識諫惡之官無適而不從也然後王無一美之弗為無一惡之弗去此所以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動無過舉矣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者言王惟無惡而有識則四夷服而為役可責以守禦也蓋

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王有嫩德則其善足以養人而服之故雖四夷之強獷莫不向風慕義心悅誠服而足以為我中國役也苟能以嫩詔王而成之則責四夷以守尚其餘事故使其屬助之而已各以其兵服則四夷各有利器宜服齊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不易其俗也朝在野外則守內列者夫野外則無城郭溝池以為固所保者嫩而已蓋人之情心服於德不服於力有嫩以服其心則地利不如人和矣傳所謂在德不在險殆謂是與

保氏掌諫王惡

慎其身以輔翼之謂之保保者左右戾使無犯害焉故掌諫王惡養國子以道教之藝儀名官曰保氏可欲之謂善可惡之謂惡美者善之充惡者美之反善與惡相為得喪而美總人性雖善有惡乘間而入則

有𡚁之者師氏雖能詔之以𡚁而王豈復知哉此保氏所以掌諫王惡也

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馭音御

保氏之教自外入者也內有師氏之三德為之主師氏之教自內出者也外有保氏之藝儀為之正國子類為富貴所淫離道而驕則惡乘其間矣養之以道欲其有以勝物斯其所以為保氏與六藝才性之華六儀德性之表萬物皆備於我萬物之本同出於道先王之教人非自其外而誘之固以其備於我者然

而不求萬物之本而養之則彼烏知其物之所自來哉夫不知其物之所自來遽以六藝六儀進其外焉内無所受則其知在乎形色名聲之間耳烏能以六藝會道以六儀會德如其性之發於外者耶人之學内無主而不正外無正而不行養之以道所以為之主教之六藝六儀所以為之正内從道遊而六藝六儀之教又從其外而接之則道其實而此其華也道其本而此其末也本末華實相得則其性成矣六藝之在事六儀之在容孰謂其非天耶夫象罷出於道法出於象罷聖人制法以象寓其意以罷寓其事則形色名聲之間特道之所寓耳道之所寓其理無不通其意無乎不在利用之大其出也藏其入也顯有至於不可測者而養國子以道空其性虛其心物莫之勝然後此之所以教彼之所學相得以意發於心應於手見於面盎於背不待言而後喻焉教之也然則國子之所知豈其末哉其能禮樂也非特鐘鼓

玉帛而已禮與天地同節樂與天地同和彼之所及也其能射御也非特主皮執轡而已至於射以觀德行而武可習御不詭其遇而馳必正彼之所及也其能書數也非特記今昔計乘筭而已至於書足以文道德性命之情數足以致高天星辰之遠彼之所及也六藝之所致理不在乎粗而在乎精則何適而非道耶祭祀之容豈特潔犧牲致祼獻哉齊心服形洋洋如在乎左右者彼之所及也賔客之容豈特盡升降事酬酢哉誠心厚意有燦然之文懽然之恩以相愛接者彼之所及也朝廷之容非特無慢朝錯立而已必期乎忠喪紀之容非特衰經杖屨之設而已必期乎哀軍旅之容非特嚴而不可犯也期於不殺之神武馬車馬之容非特矜莊而可觀也期於鸞和之聲與志和而不悖馬然則六儀之動志不在乎外而在乎内何適而非道耶夫道與之才先王達之以為藝道與之貌先王制之以為儀使之由是以致道則

六藝六儀之教夫豈小補哉六藝之序則先以五禮防其偽之外入而傷於性繼以六樂防其情之内出而徇於物偽不傷其性情不徇乎物然後有德可觀而其心平其體正焉故教之以五射心平體正然後物之疾徐進止舉在我而有節焉故教之以五馭心既能節乎物而不為物所亂然後能以心之聲見於書故教之六書以心之數見於筭故教之九數六儀之序則祭祀之容所以接神賓客之容所以接人喪紀之容所以應天變軍旅之容所以應人亂朝廷者四儀所資以行故序之於中車馬者五儀所資以用故序之於後矣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闈治直吏反闈音韋

闡者旁出之小門韋乎門之正守闡則防邪僻焉諫惡之屬也師氏保氏皆使其屬守則亦有師保之名焉守事非其身之所任

司諫

民之有司諫猶王之有師氏民之有司救猶王之有保氏司諫所以導其善司救所以止其惡夫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病而無所養則其體傷矣體傷而無所養則其心殆矣師氏保氏為王攻其疾而養其心者也以媺詔王則養其心掌諫王惡則攻其疾司諫司救為民攻其疾而養其體者也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則養其體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則攻其疾故心得體而為之體體得心而為之用內外相須而無一偏之失矣

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強其丈反

德心所生也而成乎朋友朋友德之輔故也行德所出也而成乎道藝道藝行之證故也朋者吾黨也友者吾輔也居則比其家耕則井其田出則伍其人或聯其比或合其聯使之為朋也相受以智相保以信相賙以仁相救以義使之為友也人之性善惡兩端其間相去不能以寸德失所糾則其不仁不智變而為凶德行失所正則其不孝不友變而為邪行雖然有法糾而正之茍無術焉豈能獨致其力哉朋友在外為輔者也勸之使交道藝在內為正者也強之使學是故大司徒以六德教萬民而繼之以六行則將勸之以六行教萬民而繼之以六藝則將強之矣其聯之也慶賞相及乎鄉其興之也爵祿相序於朝不任其所責不恤其所患則有鄉八刑以糾之斯亦勸之也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六藝

與焉以五禮教中以六樂教和凡民之不服教有獄訟者其附於刑者歸於士斯亦強之而已

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

巡問之於人觀察之於己巡如林衡巡林麓之禁令川衡巡川澤之禁令周行而徧問之所以資人之聞見也觀則上下見矣所謂觀其所由是也察則詳於觀矣所謂察其所安是也觀其所由則知其行之所上察其所安則知其德之所在則吏之勤怠能否皆可見矣糾正勸強所以諫萬民問辨觀察所以攷舉吏凡民有德行道藝者鄉官雖以時書之然慮或不得其實故司諫又書之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則其任輕於鄉大夫故所辨止於能而可任於國事者以賢故非司諫所能知也

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

糾萬民而勸強之巡問觀察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自任於國事者皆鄉官之事也又置司諫掌焉則可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也知吏之實故以行赦宥夫民之有罪過吏之失也故吏之廢置為甚嚴民則誤於教之所不及故罪則宥之過則赦之然則先王所以責吏者重而責民者輕以約矣此民所以得自新於為善而六鄉之吏不敢不勉於所守之訓焉

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

李氏旅於泰山孔子謂冉求曰汝弗能救與則救者所以止其惡也民之有司救猶王之有保氏所以救止其過惡使之遷善也或誅讓之或防禁之是故敏者見讓而改則不待罰愚者見罰而改則不待役此

所以救民與衺惡在心過失在事衺惡雖故罪而未
麗於法過失雖麗於法然而非故未可以施刑先王
皆宥之以謂人之智慮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且以勞
苦強其肢體汙辱發其志氣是故教之以圜土平之
以嘉石三年之任差等之役則其勞苦以強之也辨
之有明刑拘之有桎梏則其汙辱以教之也於其始
也又先之以三讓三罰則欲其改過自新而已所謂
誅讓皆責之以言而歸之以惡也則下文三讓三罰
是已愚衆之民不能克己以復禮自強於為善故至
於衺惡過失先王由是以禮防禁而救之以禮防之
則使不能犯以禮禁之則使不敢犯誅讓
之中防禁存焉此聖人善救人之道也

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
石役諸司空

凡民之有衺惡出於故為而非過誤也其害或加於州里則不可救然其罪猶輕而未麗於法故三讓而歸之以惡三罰而撻之以使記明刑以書其罪之狀汙辱之以發其志氣也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勞苦之以強其肢體也必坐諸嘉石者易曰嘉會足以合禮則嘉者合禮之善也又曰介於石則石者堅強之物也衺惡之民以其罷而不能克己復禮強於為善坐諸嘉石以恥之使知自反而已

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於圜土

過失之民非出於故為然其害人已麗於法以其過失非出於故為未可以施刑故歸之於圜土夫民茍不以故得罪先王罪之也約過失之民安佚而不學者也民之不學是誰之過則先王自責以仁焉故其所寘之土其形圜圜者仁之象也廢棄職事散而之它則大司寇以聚之為說不能自立其身則大司冦

以寘之為説放而不知自求則司圜以收之為説迷復而往則司救以歸之為説夫衰惡之民其罪五等重罪朞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過失之民其罪三等上罪三年而舍反於中國不齒三年夫過失之民法之所宥得罪宜輕於邪惡然三年則久於一朞三等則廹於五等不齒三年則重於宥而舍之然而過失之民麗於法矣則惟法之所制以其無職而施之職以其無事而施之事各因其能而教之亦在熟之而已豈可遽哉衰惡之民非無職事不強於為善以害州里故其役也以給司空而已未麗於法則量其重輕而為之遲速之制豈以其職事不可奪與使之厭其勞苦汙辱自懲以趨於善斯亦足矣

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司救掌誅罰衺惡過失而天患民病以王命施惠者衺惡過失天性之戾民德之疾亦天患民病之類役諸司空歸於圜土非厲之也亦以王政施仁而已然則囏阨之民天患民病之在身者也以物養之故以委積施惠衺惡過失之民天患民病之在德者也以法治之故以坐役施惠事雖不同其施惠則一此所以掌於司救與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難及旦反

萬民之難常起於有心有心斯有己有己斯有物己與物偶故不能無愛惡愛惡相攻故不能無情偽情偽相感故不能無利害利害迫於外情偽攻於中忮心日生拂氣交作則以一朝之忿連終身之讎此眦

讎必報有雖死且無所顧忌者此其為難可勝言哉惟聖人有以調之故使之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以相忘乎道術之中則無難矣不幸而至於難則又為之設官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此調人之職所由立也所以無難在聖人則調之於未然者也以和難在調人則調之於已然者也相比之謂諧相濟之謂和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則諧之而後和也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則使兩義皆成而莫虧也非獨於民為然雖鳥獸亦如之

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眂父師長之讎眂兄弟主友之讎眂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

父子兄弟天屬也君臣師友人屬也以天屬者致其恩以人屬者致其義其恩有厚薄其義有隆殺故所避之讎有遠近焉下云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則此所避之難皆殺人而不義者也殺人而不義有司殺之可也乃徒使之避焉其為不義在邦之法可以不殺故也在邦之法雖可以不殺而在天屬之恩人屬之義則不可以不讎可以弗殺而讎之則不辜不可以不讎而絕之則不忍故使避焉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必與之瑞節使毋敢敵也朝士乃言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夫以其可殺既書於士而士得之固在所殺也士得之固在所殺則其不得之為報仇讎者殺之何罪之有雖然比言父之讎辟之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而曲禮言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檀弓言父母之讎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何也不與共戴天不反兵主為子弟言之也辟諸海外辟諸千

里之外主所辟之讎言之也主所辟之讎言之者其法也主為子弟言之者其情也情可過也法不可過也後世上失其道政刑不明凡有辜罪乃罔常獲而又無調人之官以諧和之民之至性無所赴愬則相為報讎至其末流有借友報讎藏命作奸存亡死生以成閭巷之俠行或者徒見其末流如是遂疑周官之書夫豈知先王所以均調天下者有此道乎

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凡有鬭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官有司以法殺人而有敢讎焉則謂之反殺不謂之讎而謂之反殺明無讎上之義也生殺者上之柄反

殺則無上矣何所容於天地之間哉故使邦國交讎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者夫殺人而不義猶許之辟而令勿讎況殺人而義者乎令勿讎而讎之是慢令也故讎之則死凡有鬬怒成之不可成者書之先動者誅之夫氣之暴在陽而陽之發也莫暴乎怒怒而不已則必至於鬬始以怒而至於鬬終於鬬而行其怒故曰鬬怒夫以鬬而行之少頃之怒將忘其身以及其親不有以成之使彼此各無虧焉是刑法之所不赦也聖王之所不畜也調人所以成之者亦以救其患而已苟不可成也亦強梁而不可教者也故必書以誌其事苟又先動是所謂怙終賊刑故必誅之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彼鬬怒調人成之而弗聽非不教也誅之不為虐矣教之所棄刑之所取亦斷以義而已然誅之者刑官之事固自調人而歸之於士矣

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媒之字從女從某某名實未審也女之名實未審須媒以媒之故曰男女非行媒不相知名此媒氏之職所由設也掌萬民之判者夫禽獸有知而無義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所貴乎人者以其有義且有別焉判者言其別也蓋男女之際須媒而後合此所以為有別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所以為別也記曰子生三月父名之則成名者三月已後父名之也既有成名故媒氏得以書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者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男三十而娶則參天之數也女二十而嫁則兩地之數也男女之合天地之大義也故嫁娶亦不過參兩之數也然男三十而娶非必待三十也以為過乎三十則不可女二十而

嫁非必待二十也以為過乎二十則不可故摽有梅
言男女得以及時其詩始曰迨其吉兮中曰迨其今
兮終曰迨其謂之蓋梅之摽落已至於頃筐墍之則
婚姻之時已失猶可過也男女之時不可過也故迨
其吉謂之間此為
及男女之時也

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
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
家者而會之

判妻出其妻也入子入同宗為之子也判妻而書之
欲知其離合也入子而書之則合男女之判宜知其
所生出也前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及男女之
時所由體天地之義也此言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乃

婚姻之時所以因陰陽之情也詩於桃夭言婚姻以時蓋桃之夭夭乃仲春之月婚姻之時也於是時也令以會男女乃無故不用令與夫不能防閑其女以至於淫奔皆為父母之罪也故媒氏罰之奔者不禁於罰為重故先言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謂鰥寡也為共養自誓不嫁詩以為守義今此乃司而會之者貴者之妻宜知共養匹婦不嫁則或無所容矣不言室家而獨言夫家以匹婦無夫家不能以自存故也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恭敬者幣之未將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以虛拘也則幣帛者恭敬之實所以將厚意者在是此古之為禮皆必用幣帛又況婚姻為禮之至重者乎此嫁子娶妻所以必用幣帛也婚姻欲致一故用純色之

帛以純則一而不雜也夫婦之合天地之義也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五兩則以天地合數為之節也無過則容有貧而不能具禮禁其過而已然此皆指庶人之禮而言之也若夫士之婚禮玄纁束帛天子諸侯加穀圭大璋又非特純帛五兩而已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其意殆謂是矣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

既葬矣無故而遷之謂之遷葬男女皆殤而死未嘗為夫婦也而合葬之謂之嫁殤夫婚姻所以合二姓之好天地之義也受命則於祖親迎則於庭三月而後廟見未廟見而死猶不遷於祖祔於皇姑歸葬於女氏之黨以示其未成婦此則殤而死者乃妄為嫁娶豈禮之意乎社陰也男女之訟陰事也故為之聽

馬勝國之社奄其上棧其下明當隱而不露神所在也明當敬而不褻聽男女之訟當如此也然以文王之時衰亂之俗微正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見於行露之詩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雖當亂世猶惡無禮見於野有死麕之詩浸而廣之至於天下無犯非禮出遊之女求而不可得則成周盛時男女之陰訟固無有矣而媒氏之職有及此者蓋先王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此所以可使至於無訟也

周禮詳解卷十三

周禮詳解卷十四

宋 王昭禹 撰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治直吏反）

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使之懋遷有無阜通貨賄之者莫大於市然利之所在民所競趨苟無官以司之則智詐愚勇陵弱攘奪誕慢決性命之情以爭無所不至矣先王由是設官以司之而每肆則一長二肆則一胥五肆則一司稽十肆一司虣二十肆一胥師一賈師歛之以屋分成之以質人而司市則為之長焉所以統衆職也其於市以伺而察之為義故以司市名官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則所以防爭端

也治以理之教以化之政以正之刑以制之以量多寡則有量量者升斗區斛之總名也以度長短則有度度者分寸丈尺之總名也止使勿為則有禁勅使為之則有令治教者本也政刑者末也量度者所以輔治教之罷也禁令者所以輔政刑之具也八者既立防制曲備雖有智者不敢逞其姦雖有勇者不敢肆其暴五尺之童適市亦莫之或欺矣

以次敘分地而經市

次其官之次所謂思次介次是也敘其地之敘所謂各於其地之敘是也次則官所止而有小大之別敘則物所聚而有行列之異次敘各有地而不可以不分分者別而制之也地各有所屬而不可以不經經者為之界而使有常也如是則多寡定而侵爭之患息矣

以陳肆辨物而平市

肆其物之肆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是也肆者物所聚則當陳之使買者易見故曰陳肆物異肆當辨而不使雜故曰辨物陳肆辨物則貨賄各以類聚而無混淆之患此市所以平也內宰佐后立市先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而后陳其貨賄故司市亦先之以次叙分地而經市次之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也

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

物之侈靡則易售而無用無以禁之則民將貴異物而賤用物故以政令禁之以政禁之則見於事以令禁之則存乎言達乎政令則刑之所取也故物無異尚人無異好則事適於均而無輕重不平之患此市之所以均也所謂靡者使微亦存乎政令矣

以商賈阜貨而行布賈音古

行曰商坐曰賈商通有以資無者也賈覆藏以待價者也阜貨者阜之而後通也貨資商賈而後阜布資貨物而後行蓋布者所以權百物而通之貨茍不阜則布無所通故必以商賈阜貨而行之

以量度成價而徵價價音育

多寡不分長短不辨則物價之高下未定安可以名斟而遠與之交易乎故以度量成而徵之蓋升斗區斛之屬所以量多寡者也分寸丈尺之屬所以度長短者也多寡長短既以度量而平之則物價之高下既定然後可以名價價也必名賣之乃或買焉

以質劑結信而止訟劑子隨反

質人凡賣儥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質則證之以人劑則爲之要書蓋利之所在爭心存焉無劑以結其信則奸者或得以肆其欺而訟之所由起也故曰質劑結信而止訟焉

以賈民禁僞而除詐 賈音古

賈民胥師之屬也胥師二十肆則一人各掌其次之政令察其詐僞飾行儥慝者僞謂其物之僞詐謂人之詐僞則儥慝詐則飾行賈民能知物價而辨其虛實故使之禁僞而除詐僞者禁而止之則無敢儥慝矣詐者除而去之則無或飾行矣

以刑罰禁虣而去盜 虣薄報反

以強害人者謂之虣非其有而取之者謂之盜利之所在強梁者或至虣貪汙者或不能無盜不懲之以

威則不能禁而去之故大則以刑小則以罰如是則強梁者不敢肆其力而越去矣貪汙者不敢肆其貪而盜去矣且市刑小刑憲罰中刑狥罰大刑扑罰其附於刑者歸於士此刑罰之辨也

以泉府同貨而斂賖（賖傷蛇反）

自分地而經市以至禁越而去盜則所以治市之法具矣夫然市之不售與貨之滯於民用者而公不為之買方貨之不足而公不為之貸則盈虛無以相補有無不能相資兼并豪強於是得以乘其弊而困民矣乘其弊而不售賤而買之則民將有不償本之事乘其物不足貴而價之則彼或取之以十倍之利如是則開闔斂散之權將屬於豪商大賈之家非仁政之均也先王由是以泉府同貨而斂賖凡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則以其價買之此所以斂之也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抵而予之此所

以賒之也方貨之不售公以其價從而斂之則民無賤賣之患矣及貨之不時又從而賒予之則民無貴價之患矣如是則開闔斂散出於一人而虛實有無通乎上下豈非與民同其貨乎惟與民同貨乃所以為之斂賒則斂賒者同貨之事也先王所以紓民阨阜邦財使兼并豪强者不得作市之大政於是乎在矣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

昃音側本又作昃賈音古販方萬反

百族商賈販夫販婦言其市之人朝夕日中言其市之時市之人不同以商賈為主市之時不同以日中為主蓋自震而出以至於離皆萬物相見之時故自朝至於日中為商賈交易之市百族乃百官族姓非

專市利則宜避商賈故大市日仄而市百族為主販夫販婦朝資夕賣不食於日力其販也以日之餘力故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先言百族貴於商賈故也周有三市而繫辭止言日中為市者亦以所主言之耳

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奠音定上時掌反

凡市入謂三時之市入也胥守門察詐偽也必執鞭度則鞭所以威之有度則所以齊之此言執鞭度守門而胥言執鞭度而巡其前者蓋方入則守門已入則巡其前雖不同而執鞭度則一矣平肆者平其地

之多寡使毋侵爭也展成者視其物之成也如用罷中度布帛精粗中數木中伐禽獸魚鼈中殺此所謂成也奠賈則定物價之高下多寡也展其成奠其價然後令市則不成之物無所容焉童子適而莫之或欺矣上旌於思次者市官掌辨良窳實僞以析而旌之為義市師所位謂之思次利之所在君子思焉是以能無犯義夫見利而忘義者衆人也見利而思義者君子也惟見利思義之為君子以治見利忘義之衆人則彼雖日趨於利而亦未嘗遠義也胥師賈師所涖謂之介次非正而介也蓋市師聽大治大訟而胥師賈師聽小治小訟則市師為正而胥師賈師乃司市之介也理其事之謂治爭其事之謂訟市師涖於思次而聽大治大訟所謂大事則從其長也胥師賈師涖於介次而聽小治小訟所謂小事則專達也

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

之敘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

期於市者謂欲賣買而要約於市也辟布者謂犯法所罰之布也敘則前所謂以次敘分地而經市者也

期於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敘則使司之者為易治也凡得貨賄六畜者各於其地之敘則使求之者易得而弗使敢私焉則當時之民其有犯利以虧廉恥之風者乎必三日而舉之者市者衆所聚又各於其敘焉則亡者知之為易陳之三日亦已久矣故無失認者則舉之使入官焉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

利之所在治之者不可以無義先王因物之盈虛善否隨時而低昂其價凡以義治之而已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則貴之以來之靡者使微則賤之以却之害者使亡則禁之以絕之凡物之靡固政令所禁以均市也然不禁之使亡而使之微何也蓋禁之使亡則或離人心不禁之而使盛則異物貴而用物賤商或通貨於難得工或矜能於無用非貴本抑末之意故物之靡者時賤以却之使微而已

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貨賄之所在無以辨物欺所生也故為璽以信之掌節曰貨賄用璽節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所以防其欺也然司市通貨賄以璽出入之司關達貨賄則以節傳出入之者節以驗其物傳以書其物出者自市

而出以達國門入者自國門而入以達於市也然司市不言傳言節則傳可知矣凶荒札傷者凶惡歲也荒謂田以凶而荒札癘疫也喪謂民以札而喪凶有不至於荒札有不至於喪則謂之凶札無門關之征猶或幾則以凶札之時而已凶而至於荒札而至於喪則不特無征又作布焉布之所聚物之所赴也又無征焉則商旅趨之疾也夫然故不待施惠而民得交利以紓難阨

凡市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賈音古

王制曰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

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鱉不中殺不粥於市周官司市所謂在民在商在賈在工者十有二乃此類也凡此類其數有二十四在工不得作在民不得畜在商不得資在賈不得粥别而言之故各有十二也蓋圭璧一也金璋二也命服三也命車四也宗廟之器五也戎器六也用器七也兵車八也姦色九也錦文十也珠十一也玉十二也凡此在工不得作者也犧牲一也布帛三也衣服四也飲五也食六也五穀七也果實八也木九也禽十也獸十一也魚鱉十二也凡此在民畜者也商則資此而通之者也賈則因此而粥之者也故分而言之亦皆十有二也先王之為政在於明分而貴賤異勢其用不可以無差等故圭璧金璋上之所寳也命服命車禮之所寓也宗廟之器與犧牲上之祭祀所用也戎器上之所以禦患也凡此皆

上之所用非下之所宜故皆不粥於市先王之為政在於度量而度量不一則先王有所禁故用器不中度兵車不中度與夫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皆不粥於市先王之政靡者使之微故姦色亂正色錦文珠玉成器衣服飲食皆不粥於市所以抑其靡也害者使之亡故五穀不時果實未熟木不中伐禽獸魚鱉不中殺皆不得粥於市所以去其害也

市刑小刑憲罰中刑狥罰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市利之所在小人見利而忘義則有至於亡廉恥而肆貪饕不威以懲之其姦將不可禁矣故有小刑之憲罰中刑之狥罰大刑之扑罰至於罪之重而附於刑者則歸之於士憲謂表揭其過惡以戮之狥則行

而戮之以令衆扑則鞭箠加其體矣此三者之刑為最輕故人謂之罰焉非此三者之刑則其罪重矣故歸於士以法斷之也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儥之事儥音育帟音亦

君子喻於義也喻於義所以治人小人喻於利也喻於利所以治於人況國君夫人以至於命夫婦乎古之建國者以朝為義所在故面朝所以使知所向而近義也以市為利所在故後市所以使其知所背而遠利也過市非所以遠利也市人犯刑以利而已國君近利則市人何誅焉故國君過市則刑人赦所謂

刑人以憲狥扑三者而已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者幕也帟也蓋也皆庇下之物為上近利則無以庇下矣幕大於帟帟大於蓋所任異故所罰不同命婦過市罰一帷者帷所以自蔽飾庇下非命婦之任其近利也為不自蔽飾而已惟國君無罰則可愧厲者為不可罰也唐貞觀中禁五品以上過市其亦得周官之遺意與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儥之事如此則師衆所聚無賤買貴儥以傷民財之患矣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儥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

易之訟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夫利之所在貪心在焉不為之立法以蚤正之則誕慢欺詐往往交起先王

慮其至此故凡買賣必有質以證其事此質人之官所由設也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者夫物有美惡價有貴賤人有好惡二三而不齊苟使買價之人自相為市無所質而自化居庶物有無相濟豈可得哉此質人所以掌成其買價焉成者使彼此皆成而無虧也貨者物之待化者也賄者物之待用者也人民則私隷於人者也王制曰戎器不粥於市今此質人掌成之者王制豈以其私粥而禁之與成於質人則粥之可也凡買價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者劑者要約之書判而别之以徵信質者立人以證其事其法又嚴於劑矣買價之物蓋有貴賤小大之異大而貴者尤多冒昧而負去則宜立見以結信故大市以質小市則其物小而賤者但為之要約之書可矣故小市以劑

掌稽市之書契

傳別以聽稱責質劑以聽賣買書契以聽取予傳者質之類也別書契之類也傳則立保有地著焉質則立見而已賣買之法交易其有無無俟乎傳立見足矣契之為物各執其一予者執左見其予之之仁取者執右見其取之之義及其合而驗之取之非稱予之無責於其取予之信而已無俟乎別以合為主足矣利之所在者訟之所自起也苟取息焉尤爭訟之所自起者故地傳之為物以保其稱者且有係著之地焉則其用嚴乎質矣判書之為物以紓其償者且有分別之意焉則其用詳乎契矣事物之變人心之動利尤能致之先王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書契質劑傳別要會之類所以經其好利之心使之有常不能輒為詐偽抵冒以紊官府然而事久而弊生則書契有時不足為之經矣此質人所以掌稽市之書契然而傳別約劑不言稽之者豈以其稱責賣買其事自嚴而又有保見不可以為偽冒與

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攷之犯禁者舉而罰之

買儥之民取成於質人苟或長短之度淺深之量與夫布帛幅廣四長二三而不齊莫之禁焉則質人何以受質哉故同其度則長短之數齊矣同其量則淺深之量齊矣壹其淳則布帛之幅廣齊矣壹其制則布帛之四長齊矣先王所以能使五尺之童適市而莫之或欺者有此具矣度量淳制既同而壹之又巡行而攷校之其或犯禁則舉其貨罰其人如此則詐偽者無所容其間矣質人言犯禁者舉而罰之而不言凡財物司門言凡財物犯禁者舉之而不言罰者蓋言舉而罰之則凡財物可知矣司門所舉未及交利也故齊之而已不及乎罰也

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

期內聽期外不聽朞如字本或作基同

質劑之治宜以時決久而後辨則證逮或已死亡或迷忘其事易以生偽為之辨焉亦已煩擾矣且地里有遠近期日有多寡期內聽期外不聽彼為期所迫豈暇於為欺哉

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絘音次

貫所居之廛謂之廛則載師所任國中之地是已掌斂市之五布而名官曰廛人以其布出於市廛之中故也質人掌成其買賣然後廛人得以斂五布而入於泉府此其職所以次於質人與絘布者胥師所罰之次次布也以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如績之連屬而有次故謂之絘也總布者肆長所斂之總布也蓋肆

長歛列肆之税布非物而取之總計其肆之所出故謂之總也質布則質人所歛犯質劑者之泉也罰布則如司市之辟布犯市令者之泉也㕓布則貨賄諸物邸舍之税也五布歛於㕓人而入於泉府以泉府主用其財故也所歛之泉則謂之布所入之府則謂之泉蓋布言布利於外泉言利出於一孔也方其歛之於民則欲其散於外故以布言之及其入於府則欲其利出於一孔故以泉言之各有攸趣耳

凡屠者歛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凡珍異之有滯者歛而入于膳府

皮角筋骨以備其器用四時珍異備食用布用急於器用故先言泉府器用急於食用故次言玉府歛而入於玉府則物無遺利矣歛而入於膳府則市無棄物矣夫屠者正以肉為利皮角筋骨則其餘則歛而入

於玉府以明所取民非正利也餘財而已凡珍異有滯者民情所欲速售以紓其事焉廛人以爲市之交易使民獲利而使膳府獲用公私各得其宜也然則周官之法如是何其細之已甚耶曰其細已甚而傷民先王弗爲其細已甚而無傷於國民實賴之則是仁政之周也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

在下而亦能助上以養人者胥也胥師二十肆則一人能平市之貨賄伺察人之詐僞爲衆胥之所依附故謂之胥師然二十肆一胥師則其所次止於二十肆之界而已過市則所掌又異焉所謂胥師賈師涖於介次是已若夫司市之思次則通於一市之次也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則二十肆是也政則有所制節而市衆所待以正焉令則有所告諭而市衆之所從焉平其貨賄者貨賄之價騰躍則傷泉低下則傷

物胥師為之平焉使不得擅為高下也憲刑禁者憲刑以示之使之不敢犯也憲禁以示之使之不得犯也刑則所謂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是也憲禁則所謂偽飾之禁在民在工在商在賈者十有二是也胥師各即其次而憲之焉

察其詐偽飾行儥慝者而誅罰之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行下孟反慝他得反

詐謂人詐而不信偽謂物偽而不實詐以飾行偽以儥慝奸色異物之類所謂飾行不中度量不中數幅之類所謂儥慝凡此之類皆一胥師掌而誅罰之也小治小訟胥師各即其次而斷之或有大者則之市師焉此所以省煩擾去留滯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

賈音古 奠音定

胥以治叙者也故胥師以掌其次之政令為急賈以奠價者也故賈師以掌其次之貨賄為務胥師賈師二十肆一人則二人同一次矣辨其物而均平之者列肆之物有美有惡有奇有正為之辨馬使各從其類惡者不得以淆亂則市物均矣靡者不至於騰躍則市物平矣平之從八從弋從丂丂而别之使一也均之從勻則遠近多寡而適於勻矣既均平之然後為之展其成以去其偽奠其價以去其欺欺偽既去然後可以令市矣

凡天患禁貴價者使有恒賈四時之珍異亦如之凡國

之賣儥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凡師役會同亦如之

凶荒為之患則養生之備貴矣札喪為之患則喪紀之備貴矣夫民方困於天患而貴儥又從而難之則孰以為生哉使有常價則雖天患有可備者四時之珍異乘其好辟而貴之禁其貴儥則珍異少抑而民之所好正矣夫天患非人為也貴儥乃用物也四時之珍異亦如之而已凡國之買儥與夫師役會同其物多矣處夫市人擅為低昂私致買儥之弊使各帥其屬以掌其月則物之常價存焉交易者各得其所矣

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鬭囂者與其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市者交易之所争端存焉强梁者易得肆其虣不為之立官以司之則怯弱者受其弊矣此司虣所以十肆為之立一人也掌憲市之禁令者禁以止之使不得違令以蔺之使之聽從凡此皆司虣揭而示之也若師掌憲刑禁則已憲矣司虣又憲之者蓋胥師所憲者凡市偽飾之禁而已司虣所憲非止於此凡鬭囂虣亂之屬存焉鬭以力争囂以口競鬭囂所以擾俗也虣亂者以强而虐物亂者自營而逆理虣亂所以害俗也出入相促犯者私惡以致亡以屬遊飲食於市者私好以亂情凡此皆司虣之所禁也若不可禁則教之所棄刑之所取矣禁而戮之不亦宜乎武王之告康叔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方是時也教化既明習俗既成惡民之為不善者也宜先王之不宥焉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掌執

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

司市掌凡市偽飾之禁胥師掌憲市之刑禁賈師禁貴價與四時之珍異司虣禁鬬囂羣飲之屬若四者之禁不及知焉則禁之所不行司稽巡察而搏之此所以次於司虣與犯禁者亂公而匿其罪不物者亂民而匿其惡必巡察而後見司虣十肆一人司稽五肆一人不言各掌而與胥師賈師之屬異者蓋司虣司稽雖以肆之數制其負而所掌則通一市焉欲其禁察而無所私故也執市之盜賊以徇則市衆以盜賊不能有逃於司稽也且刑之則知司稽弗苟察焉所以使衆知畏而不敢犯也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

胥師二十肆則一人各掌其次之政令胥二肆則一人各掌其所治之政然則胥師一人十胥之所師若也所治之政則胥師兼掌之而胥各掌其所令一市者也究有巡察者矣市入則胥執鞭度而巡其前此其所以次於司稽與詐以飾行者執鞭所以威之偽以債慝者執度所以正之葢輔胥師之察罰而已利之所在陰慝之所聚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則其坐作出入制之在我矣坐作出入在乎我則其不正者亦得而襲之左氏曰無鐘鼓曰襲葢掩捕之也有言誅讓之者有言撻戮而罰之者誅罰憲刑也撻罰扑刑也誅有責之之意戮有辱之之意誅罰之不足然後撻而戮罰之也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斂其總布掌其戒禁

胥執鞭度而巡其前則列肆肅矣然後肆長陳其貨賄而平正之此其所以次於胥與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通於二十肆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則次之一肆而已然則肆長每肆一人所掌之政令乃所以輔胥師者也陳其貨賄則所謂陳肆辨物而平市也名相近者其實相遠由名比而同之者茍不辨其實之貴賤則布可以易帛麻可以易絲如此則絲與帛其孰為哉肆長則當放其實而陳之遠邇各以其實然後賈師辨其物展其成奠其價或相倍蓰或相什百其名不能輒亂其實肆長之力也不然價相若實相遠則其實也不平其名也不正姦猾者得以欺罔而取利矣斂其總布者肆長斂而輸於廛人也故廛人之斂五布而總布與居其一焉掌其戒禁則施於一肆而已示之以阻使不為者禁也使之有所慎而不敢怠忽於事者戒也戒禁每肆而有之則其制之也密其防之也曲此小人之所以不犯刑矣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抵抵同予上聲

司市下及肆長治市之法具矣然而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則使有無不齊泉重而物輕兼并之民從而乘之則農工益困矣先王由是設泉府之官摧物而通之此泉府所以次於肆長與名官以泉府則欲其利出於一孔故也伺市之不售者而賤收之伺不時而買者則貴出之此兼并者之志也先王以為我有五布徒積於泉府市之不售者不能斂之忍視其民之困不時而買者不能應之忍視其民之急豈仁政乎此所以摧物而通之以廛人所入之五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如此則民得

以紓其阨而無折閱不償本之事矣然藏之而不知以時賣則兼并者又將得以乘民急而因之故物揭而書之使民知所有而求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官因其急而賣之如此則兼并者不得擅其資而取之以十倍之利矣然不時而買者必責之即入其價然後予之則亦不足以為仁政矣故凡買者各從其抵從其以物為抵則宜知其實偽故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以主及有司能知其實偽故也

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

夫民方闕之欲急得其貨而往上必責之以即入其價則無以紓其急矣故從其以物為抵而賒予之謂之賒則不即入其價也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則不責之以出息宜為朞使勿過也喪紀凶變宜

緩其期故必至於三月異乎祭祀之吉禮矣夫喪紀有具祭祀有共先王所以進民於孝敬也不耕者祭無盛不畜者祭無牲不植者無槨不績者無衰先王所以進民於耕植也然而先王之罰斯民有不得用焉雖容有賒者豈以其不耕不植而與之哉以其不時而與之耳夫以耕植進斯民如此之嚴則民有本以償其賒貸豈有偽抵誣辨輒負而去者

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

賒之為民也貸之為國也以其為民故無息焉但各以其物為抵而已以其為國故不以物抵而責之以出息必與有司辨而授之則辨其可與而後授之以有司能知其有無故也以國服為之息則各以其所服國事貫物為息也若農以粟米工以罷械皆以其所有也孟子曰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

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夫周之衰不能為民正田制地稅斂無度又從而貸之則凶年饑歲無以為償矣下無以為償而上之人又必責之則稱貸之法豈特無補於民哉求以國服為之息則恐收還其母而不可得也稱貸之法雖存其實異矣

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

夫府曰凡邦之賦用取具焉邦之賦用凡以賦貢致用者也泉府曰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則凡以賒貸之息致用者也然謂之財用則與夫財賄異矣賄者有之以為利也財者寸之以為利也以國服為之息則無常物無足用是乃寸之以為利焉歲終會其出入則定其計也而納其餘則藏之以待用也夫泉府之法如此則非特防兼并救貧阨因以足國事之財用焉夫然故雖有不庭不虞之故民不加賦而國無

之事矣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鍵其展反

關之於門門之於市常相聯故序官自司市以至泉府而市之大政具矣然後次之以司門司關夫門關所以通往來所以限內外有譏有禁有征有罰凡以思患而豫防之故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蓋豫與物通而能先見焉有思患豫防之義也管鍵啓閉之具管謂籥也鍵謂牡也司門掌之以出納焉出則授之納則受之授管則以閉授鍵則以啓言授而不曰受則以啓閉為主故也故曰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於門言國則關在境可知

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方動之微而知之已入於神矣故易曰知幾其神乎造形而察之則特無祇於悔而已是不可以不致察也故幾有微察之意天之生物所以養人不物則反是而適所以害其生養者故幾以微察焉貨則化之以為利賄則有之以為利不正則反是而適所以害其為利者故正以使止於一而不雜焉不物有所幾而後害者亡靡者微貨賄有所正而後亡者布利者阜鄭氏讀正為征征屋之法自見於司關當從故書為正

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幾之正之如是而猶以財犯焉故舉之舉者舉其財物自下而入於公也舉犯禁者之財以養死政之老與其孤蓋以財犯禁者知自利而不知利人以身死國政者知利人而不知自利知自利而不知利人者

喻於利而不知義故先王以義治之則舉其財知利人而不知自利者喻於義而不知利故先王以利養之則以犯禁之財養死政之老孤犯禁之財有所舉則犯利者有所懲死政老孤有所養則為義者有所勸行一物而懲勸兩得之矣

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凡歲時之門受其餘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監古銜反造七到反

祭祀之牛牲係焉監門養之則充人所謂凡散祭祀之牲係於國門使養之是也充人不言監門司門不言散祭祀則互見也有司門又有監門者蓋司門以下大夫二人為之其屬則有二十八士凡以總管王城十二門而已至於十二門又各有士二人乃所謂監門也必使監門養牲則為其於郊於國各有所近

便於共取夙夜啓閉未嘗乏守便於養視其衆所出入其養視不謹易以識察故也然而祀五帝享先王不係之門則其致嚴又異於此矣凡歲時之門者視監門所養也以祭祀之牲係於是不可以不往省焉

受其餘者受其所用祭祀之餘也以祭祀所用當有常或餘財必振而歸之公焉凡四方之賓客至焉則以告者告謂告王也蓋賓客扣關則關人告王至郊則郊人告王至於國門則國人告王王得告則有逆之之禮焉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治直吏反

在國曰門在境曰關門以二戶合而言之也關以往來若杼絲然言之也門在内以捍禦為主故以二戶

言關在外以通行者為主故以往來言先門而後關由內以及外也國貨之節所謂璽節也關以聯門市璽以通貨賄自外來者司關按其節而書其貨通之國門國門通之司市自內出者司市為之璽節通之國門國門通之關門如是則貨賄之出入皆有以司之矣此言貨賄上文言國貨之節而不言賄者化之則為貨有之則為賄阜之則有通之則化而節正以通之為事則以化為主也故言國貨而不言賄掌其治禁者亂者治而理之違者禁而止之有以治而理之則貨賄之高下美惡無混雜之患有以禁而止之則貨賄之靡害不物無變通之弊凡此所掌皆有法也與其征廛者征則歛其貨賄廛則稅其邸舍孟子曰市廛而不征然則先王於門關治禁雖具在於征廛亦非必並用之矣或廛而不征或法而不廛與時偕行而已蓋商賈之盛衰生民之所係大盛則人去本大衰則貨不行故先王於其盛也或廛而又征於

其衰也或法而不屢要使賤丈夫不得逞志財利以害生民之所本而已

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傳張戀反

凡貨不出於關者則貪利以忘義狥私而背公宜嚴其禁矣故舉其貨罰其人舉其貨則以義治其貪利之過罰其人以公制其狥私之罪如是則犯者鮮矣然則嚴其禁乃所以省罰也孰以為厲民哉凡所達貨賄者既有璽節而又有傳以達之則節以驗其物傳以書其數也司市言凡通貨賄此言達貨賄者蓋往來不窮者通以是趣彼使無以難者達也蓋市者貨賄所聚欲其往來不窮而已故言通關者貨賄所出入欲其無留難而已故言達然而司市之所通亦視乎司關之所達也

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札側八反

歲惡為凶疫癘為札凡國凶札則民方艱阨宜有以寛之故無關門之征猶幾者蓋司門稽出入不物者則關門固亦有幾矣今以凶札之時宜去幾矣然且不已焉故曰猶幾春秋傳曰猶可以已而不已之辭可以已而不已者以禍患多藏於細微而發於人之所忽故於凶札之時猶幾也荒政六曰去幾凶甚為荒非但凶札之時而已故於幾有所去蓋幾所以察過雖有小過釋而弗察為其困甚權以救之也然則所謂去幾非皆無幾有所去而已以凶政尚不能皆無幾又况凶札之時乎宜其猶幾也

凡四方之賓客敂關則為之告有外内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内之敂苦狗反為于偽反

司門賓客造焉則以告司關賓客啟關則為之告何也蓋門設於國關設於境賓客始及境啟關而來告故司關為之告乃若造焉則已有所至矣故司門告之也聘禮使入境乃謁關人啟關之禮也關人問從者幾人以介對君使士請事遂以入境為告之禮也夫賓客之至關其鎮察如此當是時奸人暴客何所措其逆哉有內外之送令所謂王命也外之送令所謂復逆復逆亦謂之令可乎蓋有所復逆則以令為主矣猶詩所謂出納王命也以節傳出內之者所謂道路用旌節以為驗傳以輔節所以防姦也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

道有情有性而天下之所同也惟王得所同以先天下則天下亦以其所同應之當是時節何以用乎逮其人偽既熾天真隨喪情以偽遷性以詐亡雖王之權勢號令天下有情有性而猶懼其不孚於是有掌

節之官以掌其所用之節也節之字從竹從即竹有節物之自然也人即物之自然而制節焉故操以驗物則曾不出户而四方百里之外違從向背信誕是否皆得而察焉如是則雖有奸者不得乘之以為欺雖有桀者不得因之以為亂聖人所以防微杜漸者豈為不豫哉掌守邦節者掌邦以别天下之邦國及都鄙也蓋掌節所守者皆王邦之節而已下其用則或用以守或用以使所用不同而節之象類度數亦不同也以以輔王命則以王命為主以節為之輔而已所主不立而徒恃其所輔則區區之虛器亦何足以必天下之信乎

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

守邦國者分土之君也其用玉節則人君尚德故也物之美者莫如玉而分土之君所以體人其德宜若

是故也守都鄙者采地之臣也其用角節則以守禦為事故也物之上窮而善觸者莫如角而采地之臣所以禦外其材宜若是故也

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

邦國之使節則使邦國者所執之節也山國用虎節者以虎生於山得山則生生而不窮也土國用人節者以人生於土得土則生生而不窮也澤國用龍節者以龍生於水得澤則生生而不窮也然則何獨取於不窮之義乎以我之制節者能不窮則彼之制於節者我皆得而窮之也蓋制節者道也制於節者事也道則無窮事則終窮以道之無窮而御事之終窮彼又烏能逃我之所窮哉皆金也則以金性剛而不

變為使者欲其有所守而無變故也以英蕩輔之者英飾也蕩竹也蓋以竹為函而以盛節其飾有英也與詩言二矛重英同意然則重英者矛之飾也英蕩者節之飾也物雖不同而其為飾則同故皆謂之英

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

門關用符節則以符而合之為義貨賄用璽節則以驗而信之為義道路用旌節則以析而表之為義虎節龍節人節皆金也則符節旌節皆竹也故行人掌達天下之六節於旌節符節言皆以竹為之蓋為尊者將命則以不可變為義故其節皆以金不為尊者將命則惟上所制期於不失節而已故其節皆以竹以竹有自然之節故也然則行人不言璽節者以貨賄非其所豫由此觀之璽之字從爾從玉蓋無以辨物欺之生也故為璽信之其字從土於五常為信從爾則為辨物之我不能辨物則為爾以其不能辨物

而慮其為欺敌以璽驗而信之然其字或從玉者以玉為之故也以玉孚尹旁達瑕瑜並見亦以信為驗也皆有期以反節則防竊詐故也小行人有管節而掌節不言掌節所掌謂之邦節以輔王命所謂邦國之使使邦國者所執也小行人所達謂之天下之節則旌節龍節人節虎節符節邦國都鄙使者所執非王宮所掌也掌節不言都鄙之使節則使都鄙者無節矣以旌節行之而已

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節所以輔命傳所以輔節無節則幾之矣敌不使達焉若比長所謂惟園土內之者是也先王之制其嚴如此當是時姦人固無措手足矣

周禮詳解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詳解卷十五至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祝德麟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張虎拜

謄録監生臣沙元中

周禮詳解卷十五

宋　王昭禹　撰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

鄉遂列於王畿之內而名不同以遠近内外所主不同也鄉近而内所主者教故自五家之比積為二千五百家之州非特鄉遂其列然也鄉謂之民遂謂之甿鄉謂之田遂謂之野鄉官所掌者教遂官所掌則言政令而不及教鄉官所稽者德遂官所稽則為功事而不及德合而言之鄉豈不耕遂豈不教鄉官豈

無政令遂官豈無賢良哉特各言其所掌要使鄉遂之官各言以見其分守之意云爾土地之圖大司徒所建之國也以土地之圖經田野則以所建之國為井牧溝塗田萊之類而經之物生而後有象象生而後有形形具而後有體體者形所待而立者也故有縣鄙之形斯為井邑溝塗之類以體之有王國之形斯為門闈宮室之類以體之其所以造之者豈漫然乎莫不有度數存焉夫是之謂形體之法也

五家為隣五隣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酇作管反

兩家相比謂之隣五家為隣猶五家為比也出同耕入同居謂之里五鄰為里猶五比為閭也四里為酇則其人衆矣有相賛助之意猶四閭之為族也五酇為鄙則如邊鄙之鄙害則同禦之意猶五族之為黨

也若五鄙為縣則縣而首下所以首於遂猶五黨為州聚而內比於鄉也五縣為遂則其地遠於王朝而有遂於外之意猶五州為鄉則向于內也鄉遂之制其立名不同如此乃所以為內外遠近之别矣然大司徒於比閭族黨州鄉言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相賓而遂人不言以鄉主教遂主耕遂人所主不在是也雖然由鄉之所言則遂之不言亦可知

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

皆有地域者域字從土或為其或之也故為其封疆以辨之溝所以為之限樹所以為之阻各掌其政令刑禁則使六遂之官共掌其所治之政令刑禁也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則必先稽其人民多

寡之數然後田野可得而授也蓋人民則有家七人六人五人之異數田野則有上地中地下地之異等不先考其數而計之如之何其能均其地域哉簡其兵器教之稼穡者兵革器利然後可以禦患則兵器不可以不簡土壤異宜而播種收成有不同則稼穡不可以不教然兵器之不簡則稼穡不能得教故先簡其兵器而後教其稼穡蓋王畿以鄉為近以遂為遠以鄉為內以遂為外遠而外則以外禦為事必先守其地域而有之然後能致力於稼穡焉不然則謂之棄民雖有粟不可得而食也況可得而稼穡乎若夫以古人足食然後足兵洪範八政以始於食而終於師此乃治之常序非六遂之政

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彊予任甿以土

均平政（甿亡耕反耡音助彊其良反）以下劑致甿者劑約劑所謂要書也葢征役之制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今與甿約以征役用下地爲率焉則授地多而征役少孰不願爲之甿乎此以致之而使至也以田里安甿者出則華作於田入則族息於里不授之以田使其作無以耕不授之以里使其息無所居非所以安之也授以田則彼得以安其耕授以里則彼得以安其居及其西成則百室盈而婦子寧及其改歲則嗟婦子而入室處又安有不安之甿乎以樂昏擾甿者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人之大情在是適其情則樂非其情則擾先王立之室家因其情之所樂而無所逆焉凡以治其擾而已故曰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者夫十有二土之名物不同則

稼穡之所宜亦異甿或不能與知故以土宜教之大司徒所謂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與此同也以興耡利甿者孟子曰唯助為有公田許慎釋耡以商人七十而助則耡一也興之以助公田也公田所以養君子君子所以治野人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則民各得其私以自利焉各得其私以自利則以私為主而於公為助矣故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者夫耕穫之類其為時不同其所用之器亦各有時若耕以耜穫以銍所謂時也有其具者易其事然則器得其時者農之所以易田畮也蓋人之情勤則怠易則勤使之善其器而又以時焉孰不勸而趨其事哉此時器所以勸甿也以彊予任甿者因其力之有餘而後予之以田則謂之彊予夫力有餘矣予之以其寡則力遺於民力不足矣予之以其多則利遺於地力不遺於民利不遺於地亦要其力之所任而予之斯可也以土均平政者夫自下劑致甿

以至於彊予任甿則遂人之治野者悉矣職貢賦財之政於是乎施焉職貢賦財之政不可以不平所以平之者以土均而已則遠近多寡各適於匀而無偏重不齊之患矣此平政所以在乎土均而已然則治野之政必始乎以下劑致甿所以强本而實遂地也有以致之而至則必有以安之故以田里安甿安之矣必有以治其擾故以樂昏擾甿民擾矣然後可教之稼穡故以土宜教甿稼穡既教矣然後興之以助公田故以興耡利甿利其土矣然後為之善其器以勸之故以時器勸甿勸其事矣然後可彊予以任之故以彊予任甿可任矣然後以土均之法平其職貢財賦之政故終之以土均平政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

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晦音畝萊音來

里以廛計田以晦計上地田百晦萊五十晦猶都鄙不易之地家百晦也中地田百晦萊百晦猶都鄙一易之地家二百晦也下地田百晦萊二百晦猶都鄙再易之地家三百晦也然都鄙不言夫一廛及餘夫者則以遂人兼之也遂之上地萊五十畝特異於都鄙則以利上農實遂地亦所以致之也且須田里有餘夫者頒田里所以分民父祖子孫不可公也故以為餘夫雖然田里之所頒言餘夫大故之所致言餘子何也蓋頒田里則以其力强而可任者則計其夫故以受田之正者言之為餘夫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大故之所致者計其家故以合族之長者言之為餘子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畛之忍反洫況域反澮古外反

先王不能使天下無水旱能使水旱不為之灾以有溝塗之法焉溝所以導水因水之勢而導之也故自夫間之遂達於萬夫之川為五溝也涂所以防水則因地勢而防之也故自遂上之徑達於川上之路為五涂五溝始於遂以水自是而之他所以遂於外也故夫間有遂自是之他則直達矣至於十夫相積然後為溝故十夫有溝積溝而百夫則其流衆矣猶人之血脉然消息盈虚自適於一體之中故百夫有洫積千夫而為澮則遂溝洫水并而會焉故千夫有澮而達於外則集衆流而為川其水大矣而周於外焉

故萬夫有川此五溝所以導水也考工記曰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則川之制又倍於洫矣故書亦曰濬畎澮距川然則遂從而溝橫洫從而澮橫川則集衆水而同於外矣五涂始於徑以水行而順水之徑也故遂上謂之徑有左有右而致飾者畛也故溝上謂之畛畛而十之則行者衆故洫上謂之涂涂而千之則行者衆而有首焉故澮上謂之道路大道也有足者得以各行而不相躐故川上謂之路此五涂所以防水也其廣狹之制則先儒謂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是矣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癈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

政役施式氏反舍音捨

登者上其籍也遂人既登其夫家衆寡六畜車輦而遂師又以時登則遂師登之於遂人遂人登之於小司徒也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而不言貴賤則遂以治野為主故也不言辨可任則須職作事辨可任可知也小司徒先言軍旅田役而後以令貢賦此則先言令貢賦者蓋遂人以治野為主野者貢賦之所出故以貢賦為先小司徒主教教以率民為事貢賦乃其本也故以貢賦為後

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

鄉師致民以司徒之大旗遂人所謂遂之大旗亦司徒之大旗也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鄉建旗遂建旟令

此致民必以旗則致民者宜以威猛致其義故下文繼之以其不用命者誅之則致其義可知矣於遂建馬故曰遂之大旗於遂言大旗則鄉可知於鄉言司徒之大旗則遂亦可知

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凡賔客令修野道而委積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紼及窆陳役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

屬音燭 紼音弗

共野牲則牲之未入牧人者也共之使入於牧人以待事焉令野職則職之不任於民者也若薪炭之屬雖微而用不可廢焉凡賔客令修野道而委積則異乎司徒所謂令野修道委積也蓋令修野道則止於

遂之地而已令野修道則非止於遂地自郊以外凡野道皆是也及粜帥而屬六綍則帥而屬大司徒也引在前屬之於車以道匶綍在旁屬之於棺以弼匶六鄉主以道德成之故使屬引而道之於前六遂主以功事成之故使屬綍而弼之於旁道德始終從焉功事則以自弼焉故也及窆陳役則所預者窆事而已殯事則非所預凡事致野役而師田致野民言事而又言師田則事者乃立政之事而已政治禁令則所以治野役野民者也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

遂人之主六遂猶司徒之主六鄉然遂官降鄉官一等故其爵與小司徒等均於中大夫也遂師猶鄉之有鄉師下大夫四人則二人同掌三遂故言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司徒以教民為主故鄉師鄉大夫州

長多言教事所治則以民言之遂人以治野為主故遂師遂大夫縣正之屬多言耕事所治則以甿言之

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則聽其治訟

登其夫家衆寡六畜車輦登其籍於遂人也鄉師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而遂師登而不稽者以有遂大夫稽之也在所舍者而不之舍焉則厲民在所任者而不之任焉則害事故辨其施舍者又辨其可任者使兩得其所也經牧其田野猶小司徒所謂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不言井則以下文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故也地有可食有不可食必辨之然後其數可以周知既知其數然後可以頒地以任民征其

財謂之財征征其力謂之力征征者以正行也周知其數故其征不失民財其役不失民力令之而不從

則有治治之而不服

則有訟遂師聽而已

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

稼穡之時不可緩而民之札喪為無常苟困其札喪而力有不逮則稼時不作穡時不收時事於是乎廢先王乃移用其民以救之則民以不急致困者寡矣職内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叙其財以待邦之移用此移用其財者也財無力不生力無財不養民無力不行事非民不立財力常相為用而不可偏廢也此所以皆有移用之法先王之世所賴以相濟而無敗事者以此道也後世不知出此不幸而有天災患難民日因之而流離區區之移民移粟之小惠又何補哉

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

大宰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則凡國祭祀皆有誓以喻衆戒以勅衆遂師于國祭祀審其誓戒而已審者聽而辨之當以其事喻於預祭祀之人故也葢遂師各掌其遂之戒禁故祭祀則在審其誓戒遂人凡國祭祀共野牲遂師又共野牲則賛遂人共牲入於牧人也以遂師登六畜牧其田野故也

入野職野賦于玉府

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君子有以治野人之悉然後可以責野人養君子之備夫豔厄可施賢能可舍强壯可任非登其生者下其死者弗能辨也地有上下種有利害食有可否非經其主地牧其田野弗能知也天有變動民有豔厄事有緩急非移民之强者以就急難移民之弱者以即緩易弗能救

也君子之任野人可任者無怨可食者無害其悉如此野人亦何以為報哉野職野賦入於玉府以共王之玩好是所以為報也則野人之養君子可謂備矣野職九職也野賦九賦也角人羽人掌葛皆徵財物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則九賦九職皆各聽民以其物當職賦而其物有中玉府之用則入於玉府矣

賓客則巡其道脩庀其委積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丘籠及蜃車之役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叙其事而賞罰

道者賓客往來之衢則不可以不脩而治之委積者給賓客之食用則不可以不庀而備之道修以致其

恭委積以致其愛脩而庀之則恭愛之情著乎外矣故遂師於道脩則巡而視之於委積則庀而具之以幄帟先道野役所以帥之也使而不帥則野役豈能自致哉及窆抱執縴者之名籍行而按數之也共丘籠者共其為丘之籠器以成土也及蜃車之役者蜃車載閭壙之蜃遂師則共蜃車之役人也平野民謂軍旅田役則平其行列部伍也比敘其事而賞罰者比謂校比其事之得失事謂次敘其事之前後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

一鄉一遂人衆所聚必有以帥之者故鄉遂皆有大夫師師所以教養之則仁之任也大夫以政帥導之則

智之任也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鄉大夫曰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此不言者聖人之制詳於鄉師鄉大夫其職之所掌則盡其事耳遂師遂大夫其事略而或比於鄉師鄉大夫而舉之此所以不言與鄉師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而遂師不稽者以有遂大夫稽之也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衆寡而遂大夫不登以有遂人登之也盖鄉之官莫尊於鄉大夫遂之官莫尊於遂人也遂師以辨其施舍為先遂大夫以辨其可任者為先辨其施舍者仁之先務也辨其可任者智之先務也可任與施舍雖本無先後而亦有仁智之别矣遂師既辨之遂大夫又從而辨焉亦所以相成也稽則得其數辨則得其力以教稼穡則各稱其任以稽功事則各服其責數力不得其詳政教失其所施則安得功事而稽哉此稽其功事所以次於教稼穡之後矣

令為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正歲簡稼器修稼政

量地以致之周營以聚民者邑也王畿千里其中正之所邑外百里謂之四郊六鄉在焉外二百里謂之邦甸六遂在焉六遂之地蓋自遠郊以達於畿其間公邑及鄉大夫王子弟之采邑在焉然則凡民之所聚或廣或狹或多或寡皆可以謂之邑矣故雖五家十家所聚亦得謂之邑鄰長凡邑中之政相贊此五家而謂之邑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此十家而謂之邑矣令為邑者則令六遂之吏而已善惡在政利害在事歲終令會政則政之善惡皆有所録者令致事則事之利害皆以告於上矣稼器則耒耜鎡錤之屬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故稼器不可以不簡也稼政若月令孟春修封疆審端經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植以教道民者是也夫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則正歲為耕事之始則簡稼

器正其時也簡稼器則須用於民修稼政則須行於吏矣

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

鄉遂雖異地而耕教無異事然鄉以其近而在內故以教為主遂以遠而在外故以耕為主帥其吏而興甿亦猶鄉大夫賓興賢能但鄉以教為主故其事詳遂以耕為主故其事略其實則一而已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在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之後則其教及於邦國都鄙矣其施於遂亦可知也然謂之鄉三物則教以鄉為主故也故遂地謂之野其民謂之甿言其官所掌則政令而已不及教也言其政所稽則功事而已不及德也明其有功者則察舉其屬人之有功者也屬其地治者則聯比其地治之職者也察舉其屬人之有功者得以見知聯比其地治之職事者則地治者得以相賛如是則妨功害能者

無以逞其私而瘝官曠職者亦無所容於時矣

凡為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先王之世教法同乎天下而無異德政令同乎天下而無異事惟教法同而無異德故鄉吏受之於鄉大夫鄉大夫受之於大司徒大司徒受之於天子惟政令同而無異事故自王達之於大司徒大司徒達之於遂人自遂人達之於遂大夫遂大夫達之於為邑者此之謂四達政以德為主則謂之德政事以功為効則謂之功事六遂之官所掌者政令而不及教六遂之政所稽者功事而不及德怠而有過者在所廢之不已則有至於誅勤而有功者在所興興而不已則有至於賞先言誅賞而後言廢興者大小之序也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

吏民之衆先王不能人人而治之或為之大夫以帥其不智者或為之師以教其不賢者或為之正以董其不率者或為之長以倡其不順者正之名上至六卿下至於黨縣長之名上至州鄙下至於鄰比師之名上至三公下至於族鄙大夫之名以為爵也則臨三等之士以為職則正一鄉之衆鄉大夫卿也弗以卿名官者以居之愚正在帥之以智而已遂縣皆大夫也以智帥之則謂之大夫以正帥之則謂之正長也或於鄉州或於遂鄙名之正也或於鄉黨或於遂縣名之師也或於鄉旅或於遂鄙名之莫非師正也其才徳有多寡其職事有大小民吏事物之所在必有正長焉蓋雖少頃不可廢也然而司徒以教民為主遂人以治野為主師正大夫取名鄉遂官未嘗異者何也遂言師則未嘗不用教鄉言正則未嘗不用

以學者不可廢耕耕者不可廢學則其臨涖之者豈可異哉然而閭里之官特異其名者何也同閭門而居則同其情可也患其乖睽必有胥相之者故其官謂之胥同田里而作則同其事也患其失誤必有以宰制之者故其官謂之宰一遂而有五縣正故曰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則或徵財征或徵賦事則為養君子之計也比則或比其夫家衆寡或比其六畜車輦則為野人之計也

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趨音促

民數之多寡比而知之以頒田里人材之能否比而知之以分職事分職事則民於是有事矣理其事者

有治爭其事者則有訟故掌其治訟頒田里則民於是有業矣東作西成不可以無所督勤怠功過不可以無勸沮故趍其稼事而賞罰之師也田也行役也移執事也將用野民則縣正帥而至治其政令移執事則若遂師所謂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也旣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者功有多寡事有難易會事則功定矣其用命者在所賞不用命者在所誅如此則勤者勸而怠者懲矣

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

正者人之所表帥故也利則同營無所表帥則亂故其長之者謂之黨正害則同禦無所附依則散故其長謂之鄙師師者人之所附依故也黨正言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此則及政令而已葢以耕為主然言師則亦不嫌於無教焉黨正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然則鄙師所掌之祭祀

豈特祭禜而已亦必教其禮事矣

凡作民則掌其戒令

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法治其政事掌正之任也此掌其戒令者蓋治其政令則有縣正焉正之所治下同於黨正矣州長凡作民掌其戒令則鄙師之所掌上同於州長矣以其民力之不可易也掌其戒令治其政事雖小大之事不可廢耳

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媺惡而誅賞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媺音美數色主反

衆寡之民上有遂大夫遂師稽登而比之下有酇長里宰校登而比之鄙師無事於斯焉數其衆庶而已

故不言衆寡衆庶之中美惡不辨則恐有亂民者故致察焉幾幾者美之微惡者美之反必詳視而後見故言察黨正書其德行道藝糾戒之則教也鄙師察其幾惡而誅賞則政也其在鄉也雖謂之正教之如彼其在遂也雖謂之師正之如此此治野之法也遂大夫令為邑者會政致事所會者及於六遂之吏則其會廣矣鄙師所會則止於五百家之政而已則其所會者寡矣故言會其鄙之政而致事

酇長各掌其酇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治直吏反

相保聚仁也故主五族之衆謂之族師相贊助義也故主一酇之衆謂之酇長一夫之家或能而興之或死而下之或老疾而廢之或壯長而任之昔時受上地者或降之於下籍昔時受中地者或置之於上等

未始有常也故曰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校而登之則其衆寡定矣然後以比馬族師以時校登其夫家則鄉師統其事鄙長以時校登其夫家則遂師統其事遂師言登鄉師言稽皆互見耳校而登之慮其不實而偽不公而私不詳而略此所以有稽焉必以校而登之責百家之長者何也所蒞者衆所教者悉也三師則任稽登而已校之責弗與焉大夫又各稽其歲時考其詳也然後入而數焉其施政教也使民無戾其行徵令也使民無怨蓋自大夫決矣其喪器於公相葬之於下此喪紀之事也春秋祭酺為其害物之成此祭祀之事也

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耕耨稽其女

功

作民而用之或用之於師田或用之於行役旗所以厲民鼓所以作衆兵革則示其有事於武也帥而至然後各致於其長族師言以鼓鐸旗物帥而至太司馬言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詳略皆相備耳司常言縣鄙建旐則旱者所建兵事兆於此然則族師鄙長帥民而至其用旐與耕則有祭器作則有兵器共則有喪器器之所用有此三者則此所言簡器者非特簡稼器而已與有司數之若簡稼器則與遂大夫數之若簡兵器則與里宰數之也以其泣民也簡授民也詳故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蓋自鄙師以上至於遂人凡有戒令皆聽而行之也趨其耕耨則食足而民不飢稽其女工則衣具而民不寒然後百家之衆相保聚有仁相贊助有義也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政音征

先王之名鄉遂以名寓其意或以治其所居之里或以治其所耕之地互見其名焉二十五家聚而居則同閭故於鄉名謂之閭出而耕則同其里故於遂名謂之里閭師則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此治其入而同者也里宰則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此治其出而同者也

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耡公田也合耦於耡則即公田而合其民之耦一邑四井一耦二耜合耦於耡則八夫四耦同治百畝之公田公田謂之耡猶親耕之田謂之耤也欲其恊意同力有事於公與春以治稼秋以治穡未有二三而

不齊者雖則齊矣其出為或緩其耕也不深其耨也不易欲其實函斯活其鎛斯趙豈可得哉此里宰所以趍其耕耨使無敢緩之意也雖則勵其耕耨然而使民徒用力致我公家之利無恩以慰其勞無義以治其事欲其農夫克敏田畯至喜豈可得哉此里宰所以行其秩叙秩常賜也所以慰其勞叙其事治之先後也所以治其事趍其耕耨然後行其秩叙則與夫日有秩者異矣徵謂有所求歛則取其常共而已財賦或歛而必待有司之政令者以見用財有禮取財有義不為横賦暴歛矣

鄰長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賛徙於他邑則從而授之

五家之衆至寡而其親近猶易致察故使之相糾有罪奇衺無所容於其間有善而已故使之相授一遂

之中鄰長衆矣其比失信其鄰失德一長之察有所不及則奇衺或乘其閒矣故邑中之政使相賛比長言有罪奇衺相及而此言相糾者葢相糾則為其有罪奇衺相及故也比長言相及則鄰亦相及矣鄰長言相糾則比亦相糾矣比長言相和親而此言相賛者相賛則欲其相和親也鄰相賛則比亦相賛矣比相和親則鄰亦相和親矣徙於他邑則從而授之不言於他而言他邑則其徙未離於遂也比長言若徙於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無授無節則惟圜土內之而此不言則亦以比長見之也鄉遂之官其所掌或言或不言則其同可知葢皆互見也

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閒音閑

聚而不能散歛而不能施猶盜其民焉旅師聚粟而頒之或施之以恵艱阨或散之以利缺乏能以聚歛

為仁者也有衆人依附之道焉而又聽新甿之治此其所以名旅師與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者聚此三粟而用之以須以施以散也耡粟則公田所入粟也屋粟則田不耕者所罰粟也閒粟則閒民以當貢上所入粟也閭師曰凡無職者出夫布載師曰凡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蓋凡無職之民未必無事也但使出夫布而已及夫無九職又無三事則使之出夫家之征故有閒粟焉田不耕惰民也無職事閒民也惰民雖不能耕猶不失職焉此所以罰以屋粟而閒粟則施於無職事者以當邦賦所入也載師以時徵其賦則耡粟屋粟閒粟皆在焉閭師以時徵其野之賦貢及耡粟之類旅師則無事於徵焉聚而用之而已然有米粟之征有粟米之征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是為耡粟耡粟十一而已所謂米粟之征是也若任地而非公田若載師或無過十二或無過二十而三則宜有粟米之征矣然則屋粟閒粟皆

粟米之征也

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

平頒其興積有不欲而强予之者致民而受之當防其或偽冒而取或抵負而去故其致之也有質以立見有劑以立約如此則奸者無所肆其欺矣平頒其興積者不如賒貸待民欲取而後予也興謂興粟以就民之所聚積謂致民以就粟之所積夫興粟非民之所欲而必平頒之者蓋樂歲民有餘則或利食新而不欲取粟於旅師為是而不頒則邦物因或腐耗而貴者反食陳賤者反食新邦物因或腐耗則非所以愛物貴者食陳賤者食新則非所以制節且方粟貴之時而强予之及其賤時然後斂之亦何傷於民哉無傷於民而可愛物制節此其所以平頒也或頒其興或頒其積則趍便利故也施其惠者民有艱阨

則施其惠以賙之也散其利者既平頒矣有資之以利本業者又散以與之也施惠不責其償矣散利則責其償但不使之出息也蓋有不欲而强之者則因民之所利而與之尚安用息乎然則散其利不如泉府出貸息矣夫欲而與之其利在民不欲而與之其利在公專與其所不欲者則不便於民專與其所欲者則不便於公平頒其興積非民所欲也施惠散利則民之所欲也先王之法民與公其利兩得焉均其政令者均旅師賦役之政令也旅師或興粟則有賦役矣其頒之平則其政令宜均矣

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

方春興作則粟宜貴之時因其不足而出粟以資之方秋收成則粟宜賤之時因其有餘而斂之如此則為農者不為兼并者之所奪其生計可積而厚矣先王之民所以無貧困之患者亦以有此術故也

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媺惡為之等

新甿下劑所致者也旅師有頒散之任新甿之治皆聽之則應其所求與使無征役者且養其財力不以事撓之與記曰自諸侯來徙於家期不從政則徙於遂者亦然矣以地之媺惡為之等者媺謂上地惡謂下地蓋家有七人者以媺地授之為上等家有五人者以惡地授之為下等然則征役於是乎出矣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乘繩證反

肖所當行而與焉謂之稍故稍食謂之稍然則稍者非并與之也稍稍與之而已稍人凡用役不必一時皆徧以人數調之使勞逸遞焉亦稍稍以給役事而已故以稍人名官非特是也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則一丘之中有同葬之義則其恩足以相給矣一乘之中有同戰之勇則其義足以相給矣然而丘之相

葬之恩乘之同戰之義未為至也稍足而已蓋自家之相保閭之相受以至於相救相賙然後足以為恩之至也自五人之伍五伍為兩以至於五師之軍勝能相先敗能相救然後足以為義之至也丘乘之恩義稍足以相給而已先王猶要其至焉上而在公征役取其稍給不欲勞民之意也下而在民恩義明其稍足必欲使充而盡其至之意也名官之義豈苟然哉意之所寓抑亦深矣丘之政令司徒之所掌也乘之政令司馬之所掌也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矣丘言其地乘言其賦下文所謂同則丘地也所謂徒役輂輦乘車則乘賦也其作而帥以至而掌其政令以聽於司馬司徒則所謂令丘乘之政令也夫一百四十四夫田野之間同為一丘葬則之焉夫同井而飲同邑而居使民相與為生同丘而葬使民相與為死生則相聚死則分背人之情也夫惟死而相棄則民可以死致之矣未之厚也仁政之術必使民老其老

以及人之老者故其死也相葬於一丘其未死也相衛以一乘則一丘之政令其可易乎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天子至尊而貴者也得之則為諸侯而已丘民至卑而賤者也得之則為天子馬此民所以為重士卒七十五人同寓於一乘行則為庇倚止則為營衛死傷疾病皆載於其中相衛以生相率以死者也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夫能敬事而信則民不愛其情節用而愛人則民不愛其命使民以時則民不愛其力然則有車千乘以守則固以戰則克丘乘之政其可易乎故丘乘之政令又别為一官以掌之非敢易故耳仁政至丘而成甸與縣鄙則聯屬其夫而已此所以特言丘六鄉之兵以車為主人之卒伍則取於險而已此所以特言乘矣

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輂輦師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

縣師之法則縣師所謂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事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牛馬車輦是也司馬之法稍人不得受馬以縣師之法而已事有小大法有簡易物有多寡同徒輂輦司馬知其所用縣師知其數以聽於司馬則惟其所用者也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者則衆庶之受役者也葬則同丘丘之政令司徒之所掌其蜃車與役皆取足於丘民欲以示相葬之義非待十二井之田能以蜃車與役自致於上

馬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

有所畜聚之謂委小曰委大曰積則此所聚者非其大者也故曰委人郊曰野掌斂野之賦則凡郊外園圃山澤所出之物皆委人所斂也薪以給内外饔爨烹之用芻以給牛馬之用委人掌斂之也甸師師其徒以薪蒸役外内饔之事則委人斂之而甸師之徒役其事也疏材臣妾之所聚木材虞衡之所作凡言疏材木材則其材非一色也凡畜聚之物則其物非一色也此皆野之賦委人掌斂之耳閭師言民職之貢不言臣妾盖有所隷焉則不使之貢委人特斂之而已

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羇旅凡其余聚以待頒賜

稍聚者所聚稍給之物甸聚者所聚甸賦之物餘聚者所聚縣都之餘物遺人以郊里之委積待賓客野

鄙之委積待羈旅然則稍聚亦郊里之類也甸聚者亦野鄙之類也稍聚近故以待賓客甸聚遠故以待羈旅須則用財之餘事故以餘聚待之然遺人之待賓客羈旅以其委積委積大用也可以言惠焉故名官曰遺人委人之待賓客羈旅以其所聚所聚微用也非若遺人之施惠故名其官曰委人

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囿財用凡軍旅之賓客館焉

先王用財有理至於薪蒸木材未嘗輒廢式法則其祭祀賓客豈能廢禮哉喪紀共薪蒸而又共木材蓋大喪則有廬舍而凡喪則有張事皆須木材以用也軍行有常其用不可以須失故軍旅共其委積薪芻

凡疏材共野委兵器者野委則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也兵器則軍旅守衛陳兵之器也與其野圃財用者野圃財用以備資給兵器以備守衛也

凡軍旅之賓客館焉者國野之道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則軍旅之賓客館焉蓋師行三十里車徒則止故也

周禮詳解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詳解卷十六

宋 王昭禹 撰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政音征

均人掌均土政而土均掌平土地之政者以土為質而能包之者地也本於地而有所以生者土也言地則土在焉言土則不能兼地故十二土則本於地五物之中則莫不具十有二土均人無所不均故曰均地政土均則雖有及乎地政然以土為主而不及乎均人也故言平土地之政言土地則指其土之所在而已故平土地之政其官謂之土均掌均地政其官謂之均人蓋言均人則土不得而均之矣地守地事

地貢莫不皆有政所謂政則正此者也土均先言平土地之政蓋以此也

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

生財之道有地則有物有物則有政其政有事則謂之地事其事有職則謂之地職其物有守則謂之地守有職而財生有守而財足斯有地征焉或征其財謂之財征或征其力謂之力征上征財於下下共財於上斯有地貢焉澤虞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為之厲禁而守之丱人掌金玉錫石之地為之厲禁而守之山虞物為之厲為之守禁皆地守也任農以耕事任圃以樹事任牧以畜事任虞衡以山澤之事皆地事也農貢五穀圃貢草木虞衡貢其物皆地貢也均人均地職而不均地事土均均地事而不均地職均人均地政而不均地貢土均均地貢而不均力政者大司徒分地職以為地守而待

政令則力征出於地職也小司徒井牧其田野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則地貢出於地事也然有職必有事有事必有職亦互見也土均之均地守則序於地事之上均人之均地政則序於地職之上何也盖有地則有物有物則有政其政有事謂之地事其事有職謂之地職其物有守謂之地守然則地守不均則物爲能無害物有害何待於職事此所以序於其上與

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媺惡爲輕重之法而行之掌其禁令

孔子曰均無貧和無寡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則均之而和和之而節事之序也以均地守地事地貢所謂均也以和邦國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所謂和也皆以地媺惡爲輕重之

法而行之掌其禁令所謂節也葢政令刑禁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順民之欲而不乖其所宜不咈其所習夫是之謂和也政令之緩急刑禁之寛猛施舍之可否禮俗之因革喪紀之豐約祭祀之備殺視地之墽而重行之視地之惡而輕行之宜行者令之宜行者禁之無過無不及使之一趣於中而已夫是之謂有節也和而節之然後均之事成矣

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

以物化土以土養物使九穀草木皆得其宜故名官謂之草人草於穀木為微物也微物尚然况其大者乎與洪範言庶草蕃廡同意夫天時有生地理有宜人官有能物曲有利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人官有能而致物曲之利者也六府之政水火金木土穀惟修五行天以生物者也不能自

致其生九穀天以養人者也不能自致其養惟人修之而已以其宜各以土為之種焉所以修穀以其宜土之物為之糞焉所以修土移壯而老移少而壯夫是之謂物化移瘠而肥移惡而美是之謂土化化者因刑以易之者也物之有化天之理也而使九穀草木實函斯活茁而至於秀秀而至於實則后固有輔相裁成之道草人豈可闕哉十有二土之中皆有五地五地之中皆有九土五物之民五地之物待此九土以養生者也不知異壤則地失其利不知異宜則物失其性故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也

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檃用蕡輕爂用犬緹他奚反墳符粉反渴其列反潟音昔貆呼丸反埴音職彊其兩反檃呼覽反蕡扶云反爂孚照反

大司徒别十有二土則有冀之白壤兖之黒墳青之白墳徐之赤埴揚荆之塗泥豫之墳壚梁之青黎雍之黄壤然冀之土不能盡為白壤徐之土不能盡為赤埴草人又統十有二土而物色之則有騂剛赤緹墳壤渴澤鹹潟勃壤埴壚彊檗輕爂之類焉牛宜緑羊宜黍之類會獸以九穀為宜其利在養人騂剛用牛赤緹用羊之類九土以會獸為宜其利在養穀會獸土穀有相為用之理自非窮理盡性未有能及之者矣有土會之法以辨物之多寡然後土均之政行焉有土宜之法以知地之利害然後土化之法行焉土均之法行而天下無不平之政土化之法行而天下無不實之物糞種以糞糞之性用蕡非以糞而謂之糞者為其用之也亦如糞糞之也

稻人掌稼下地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

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

草人以物化土稻人以稼擇地此其職所以相次與地有異宜穀有異性利高燥者黍地不宜下濕利下濕者稻地不宜高燥稻人以稼之性擇地以稻宜下濕也故掌下地夫山澤平地為之三農以處九穀之性而稼之稻人掌稼下地故穀不失其生地不失其利素問曰西方共穀稻稻雖金穀而金生水稻宜水以母從子也水性趣下故下地乃水之種最易為生此掌稼下地所以專設稻人之職也然旱乾水溢天變之無常也先王不能使天時無旱乾水溢之變能使之不為害者預為之備而已以潴畜水所以待旱乾也以防止水所以待水溢也能止水而不能蕩也水猶無所行焉以溝蕩水則蕩而行之使有所歸也以遂均水則均潴之所畜以列舍水則舍遂之所均遂者傳受諸潴而置之列則所舍非一也以澮瀉水

則澮溝之所蕩言澮則所受非一也澮者通諸溝而置之川者也

以涉揚其芟作田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旱暵共其雩斂喪紀共其葦事

殺草為芟涉水而揚去其所芟殺之草萊然後田可作也故曰以涉揚其芟作田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夏以水殄草則以夏水如湯利以殺草故也夫稂莠荼蓼之害稼也無地無之而稼澤者其患尤甚然夏以水殺草則并其根本而絶之則草不復生矣故曰殄殄者絶其根本之謂也芟以殺草夷以平草必先殺之然後平之周任曰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薀崇之故曰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芒種者澤所宜稻之類也澤草所宜其地必宜芒種故種之芒種夫利下濕而暑者稻之類也

故種之芒種序於夏以水殄草之後則夏殄草而芒種種矣旱暵共其雩歛者旱陽干時也暵則旱甚而乾焉蓋陰中之陽上達陽中之陰下同而固之然後為雨雩者旱暵求雨之祭也故其字從雨從于以陽干時旱祭求于而雨也使稻人共其雩歛則稻尤急雨故也夫以豬畜水其以責諸人事者所以立本其求諸天時者所以為之輔二者不可偏廢也荀卿乃以雲而雨為天而已又烏知天人之際哉喪紀共其葦事則葦生下地故也稻可以為生葦可以為死財力之所在蓋雖下地養生喪死之物具焉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

稻人掌擇地利土訓掌去地害此土訓所以次於稻人之後與謂之土訓以其能訓説土地善惡之勢故也土地之圖大司徒建之職方氏掌之土訓則掌以其圖道王而已地事則若職方氏所職邦國都鄙衆

蠻閩貉戎狄之利害也蓋内之邦國都鄙遠之夷蠻閩貉戎狄王皆制其畿封近者為之扞蔽遠者為之畜衛其地異制其利異宜其民異數其穀異種其畜異類王將制其職貢廵其封域而或物之有無事之利害莫之知焉其欲安擾邦國不亦難乎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則王不下堂而知天下矣大司徒佐王安擾邦國土訓與有力焉

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王廵守則夾王車慝他得反

物受地氣而生土性而化也慝地氣之惡而匿者發或為瘴生或為蠱散於草木禽獸之類皆能害人王將發政施仁安養人物為務則地慝可不知哉此土訓所以道之也辨地物則求知其善惡之類原其生

則求知其善惡之性以詔地求則詔王以可求之物如此則地慝之物不能行其毒矣害人之蠱先王為設庶氏以攻說禬而去之蓋有土訓為之辨焉王巡守則夾王車者必夾王車則便於詔王故也土訓以其道地圖以詔地事故使之夾王車職方氏以其掌天下之地則使之先道皆其職之所宜也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

處堂上而知天下則土訓掌地圖以詔地事處方今而知久遠則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此其職所以相次也前往之事出於四方各志以為書焉誦訓誦此志以訓耳土訓則以土訓惟其志以為書故可以言誦訓道方志以詔觀事則於王所觀以所志之事詔焉聖人之學溫故而知新道中庸則當溫故極高明則當知新然則四方之志誦訓詔王以觀斯亦不可廢土訓之詔所以助王之為政也誦訓之詔所以

廣王之為德也

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王廵守則夾王車辟音避

地慝五土之氣能致毒以害人者方慝五方之氣能致邪以病人者若中央地平以濕其病多痿寒熱之類是詔辟則在其居處詔忌則在其飲食謂之中央當辟濕忌食雜而不勞之類是也以知地俗者寒煖燥濕異氣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異齊衣服異宜飲食異和然則地俗之異蓋自五方之氣各有感致之者若中央以道引按蹻為俗也知俗之善者則禮之所因知俗之惡者則禮之所制則地俗不可不知也王廵守則夾王車者土訓所道地圖誦訓所道方志王嘗聞之矣廵守夾王車者備王或質所聞焉王且見而知之矣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

山林方地之所有此職其事者所以次於誦訓之後其害不除不能致其利其政不平不能取其物是故山澤之官以虞名之者有防患之意也山林之官以衡名之者有平政之意也方堯之時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益任其事周雖無是患矣其患豈可忘哉此山澤之官所以有虞焉然除禽獸之患然後立山林之政山林之政立矣然而除患之慮卒不可忘是故以虞名官為之先後二衡在其中焉林木金玉錫石禽獸之類山之所有非一物也為之厲則各有地為之守則各有物為之禁則妄入竊取之民莫敢犯焉

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

斬陽木必以仲冬以水之盛氣養其堅以濟諸其陰也斬陰木必以仲夏以火之盛氣養其柔以濟諸其陽也如此而後用之則陰陽之氣相濟而堅者不失於倔强柔者不失於軟弱矣餘見新經斬以為服邦服謂北服則車之平較也邦謂耒邦即耕耨之器也二者皆因其材而揉焉故取季枝季枝揉枝也夫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得地氣也是故以仲冬斬陽木以仲夏斬陰木凡服邦斬季材因天時以養材因天材以制器然後工之巧行焉

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禁掄魯門反

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斬木之時也使終是時而斬之則將苟取以盡物矣故今之以時又期之以日有

期日則節其時焉時斬材有期日慮民以過取盡我材耳邦工掄材為邦用也焉用禁哉邦工掄材不必以時然而春秋斬木非其時也斬於禁外可也不入禁中

凡竊木者有刑罰若祭山林則為主而修除且蹕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

竊木者有刑罰然後厲守禁令莫敢犯焉祭山林則為主者山虞以其虞物之害神之所依故其祭也為主餘並見傳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

山林之禁令山虞掌之林衡掌其巡之禁令而已地有廣狹物有多寡事有難易職有勞逸巡其禁令要

知其所守而平之名官以衡者有平政之意故林川之官皆以平其守為任山澤之官一以平政一以防患不可廢也故山林之官以山名虞以林名衡川澤之官以川名衡以澤名虞必以澤名虞禽獸之患比於山林尤多此虞所以名澤與然而平其政山澤皆不可廢也此閭師所以任衡以山事與

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

平其守然後可以計林麓而賞罰之禁有嚴易林有盛衰民有畏慢令有可否然後賞罰可行焉令萬民時斬材然而不以時計林麓則不見其用捨也

若斬木材則受灋于山虞而掌其政令

山林之政令林衡不得而掌之掌其斬木材之政令而已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春秋之斬木不入禁

斬木之法也凡服耜斬季材令萬民時斬材斬材之法也反此則有刑罰天生蒸民即為庶物以養之物之所在高在乎山林畀在乎藪澤財物之入其盛足以充邦賦實王府其餘足以及萬民裕貧乏雖然山林藪澤天有養人之意先王不能物為之厲為之守禁則利亦幾乎熄矣何以聚民而致其義哉故任衡以山事任虞以澤事澤虞之藪在焉以富得民獨言藪者言藪之小如此則大乎藪者豈有不得民哉先王之時有地則有物有物則有政有政則有厲守禁令妄取者以禁防之妄入者以厲限之守有民主有官故山林川澤之物以時而取以禮而費有材者不可勝用也有味者不可勝食故雖小藪之徒凡二十人大藪四之充邦賦實王府須其餘於萬民養生有備喪死有具此其所以能得民與不然或弛山澤之租使同其利不知其實害之或禁其利悉歸於公上而民不與焉或棄山林藪澤而弗治以至於無物野

荒民散可勝惜哉為之厲禁則不弛山澤之租須其餘於萬民則不禁其利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則不至於無物夫榖不可勝食則養生有備馬材不可勝用則送死有具馬孟子曰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然山林藪澤之利盖與井田相為用者豈可偏廢哉後世有若摧山之利類為百姓所擅而有豪強小民交易而去羣行山林出入萬死一生之地其直與公上爭低昂其勇與公上爭勝負冒法抵禁小者以徒大者以殺然而山林之功不施於百姓徒禁其交易而去者故其法愈嚴犯者愈衆與其取於百姓而禁其私販孰若物為之厲為之守禁須其餘於萬民之為愈哉故嘗謂後世山林藪澤之政廢而不行未知為政之務者也

川衡掌廵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

執而誅罰之祭祀賓客共川奠

山虞兼林之政令川衡兼澤之禁令林衡兼麓澤虞兼藪林之政山虞掌之林衡掌其巡之禁令而已澤之政澤虞掌之川衡掌其巡之禁令而已然則林衡者正於山虞者也川衡正於澤虞者也澤虞之政令而不及川則川之政令掌於川衡不言政令者畧之也百川生出無常汗漫而難制不言物為之厲不可厲也澤虞曰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則平其守者亦各使人守其地之財物而平其所守之多寡矣不言者以澤虞見之也以時舍其守則守者嗣守於其所守澤之人亦必如此而不言則互見也共川奠共川物之奠也則薦豆之實魚鱐蜃蚳之類也不言物則以澤虞見之矣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

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則禁令掌於川衡矣屬以限其妄入禁以止其非法有厲而無禁則侵踰之心生焉烏能使之不入者哉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則地與人人與物不悲其相失地之所出物之所宜人習而守焉然文王之治岐澤梁無禁何也蓋商之末世猶凶年也以荒政拯之而已成王周公之時苟不禁之則謂之無政矣餘見傳

凡祭祀賔客共澤物之奠喪紀共其葦蒲之事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獘田植虞旌以屬禽

澤物則芹茆菱芡之屬也川衡言共川奠而不言物則以此見之也喪紀共其葦蒲之事則葦以闉壙蒲

以為席二者皆生於下地故使澤虞共之也稻人共葦事而不共蒲則各以其所有共之也若大田獵則萊澤野所謂藪也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者山虞以旗致禽則熊虎山物也致之亦宜有威而使之服故也澤虞以旌屬禽則鳥羽澤物也屬之亦宜有析而使之别故也旌屬禽之物也其用之在於得利而已齊景公之招虞人以旌用屬禽之物是待虞以利而已古者虞人有防患之智有除害之義豈志於得利者之所能為哉惟非其招不往故能有是智有是義此其所以不負於先王名官之意孔子所以取之也或言致禽或言屬禽皆致而屬之者也不言則亦以山虞見之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為之厲禁而守之凡田獵者受令焉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麛音迷卵力管反

詩以麃類蕃殖蒐田以時為王道之成故其見於政事者邦田之地皆有官以掌焉其官謂之迹人則以獸可從迹而後可得田而取之也其地謂之邦田則以養蕃鳥獸而田之與種蓺百穀而田之其利同故也有邦田之地然後鳥獸有所生有地而無政則其生不能蕃息雖有政不為厲禁以守之則侵地盜物以干有司者衆矣雖為厲禁以守之然雉兎者往焉亦弗禁也令之以其所當為禁之以其所不當為而已凡田者受令以其所當為也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禁之以其所不當為也蓋萬物之生惟人為最靈故能罔豹檻虎獵取禽獸以自養雖以自養然先王之交物未嘗無愛心焉故生之則以其時殺之則以其禮禁麛卵者則生之以其時也禁毒矢射者殺之以其禮也生之以時故於物無所殄殺之以其禮故於物無所暴暴殄天物蓋無時焉可也而記月令者乃以孟春之月則毋麛毋卵季春之月則餧獸之

欒毋出九門

豈其然乎

卝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卝華猛反

天財之所出地利之所在先王不盡以遺民非私之也要使民之棄末厚本而憲人之强不能擅取予之權故金玉錫石之地皆有掌焉其官謂之卝人與詩所謂總角卝兮之卝同矣盖卝雖總髮然别而為二不如冠者之一金玉錫石之地立官以掌以非權之也特取其有公私之别焉耳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者因其見禁而物之也圖而授之則使之按圖而取之也盖天之財地之利盛衰消息不能常齊凡以天所化地所育化育之事不能常均故也然則以時取之者以適其盛衰消息之時而已故使之日出而不

窮所謂六府孔修節用水火金木土㬎見於此矣後世上失其政山海之藏乃盡棄而與民非人之厲禁既委而不脩則其取無時其用無節雖天所化地所育有時而屈於求取之無已生民之用其能日出而不窮乎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度量受之以共財用

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而人並用之故一草木一蟲魚齒革羽毛根實色味一材一苟中於用亦有所不遺此角人羽人掌葛掌荼掌炭掌蜃之屬所以列於地官與然其取之也取地之所宜而不責其所無也因其職之所共而不强其所不足也故以當邦賦之政令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量然後知多寡角人

所受則以度量掌葛則以權量凡以其所掌之物有輕重長短多寡為不同故也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凡受羽十羽為審百羽為摶十摶為縛政音征縛除轉反

一翕張者羽之所恃以立相隅而必相用者翮也謂之羽翮之政者有物斯有政有政斯有官故羽人之官以時徵羽翮之政也凡受羽十羽為審以羽至十可審而知也百羽為摶以羽至百可束而執也十摶為縛以羽至千可繫而制也審摶縛皆束羽之名數如此則物數雖多而易辨也於羽如此則凡物之在官者可知矣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

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權度受之

詩言葛之覃兮繼之以是刈是濩為絺為綌則絺綌皆葛也言其物則曰葛言其服治之功則曰絺綌其精者則為絺其粗者則為綌必徵於山農則葛出於山故也徵草貢之材則蕢紵之屬必徵於澤農則蕢紵之屬出於澤故也凡此亦相地之宜而不責其所無也掌葛言絺綌之材草貢之材而掌染草言染草之物掌炭言灰物者所以色此謂之物所以為用謂之材以權度受之而不以量蓋葛覃之材以輕重長短為非用量也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

染草則茹藘紫𦶜藍皁之屬以春秋斂之則其斂有時也詩曰物其多矣惟其時矣蓋物之不時則不中於用則絺綌不可登於服皮革齒牙骨角羽毛不可登於器雖多日用非所貴矣故角人羽人掌葛之所徵皆以時以時則非時在所不斂矣掌斂染草以春秋則惟春秋之時而已非特斂之以春秋之時而用亦有時故又繼之以待時而頒之蓋染人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則纁玄之物頒以夏染夏之物頒以秋也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

炭灰之物為至微而用不可廢先王設官以掌之則物曲之利無所遺也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莫不有

徵斂之時而掌炭灰物之徵令但曰以時入之何也蓋角羽天產也草葛地產也天地之產其生成有時非時則其物未成而不中用故徵斂皆有時若夫炭灰則人力之所成也人力之所成則無時而不有故上之人亦無時而不徵特以時入之而已掌染草掌炭皆以權量受之則染草與灰炭惟權其輕重量其多寡故也無俟於長短之度矣

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

共喪事者以荼著物儀禮曰茵著用荼然則聚荼以共喪事所以為茵以藉柩著以禦濕不以時聚之則倉卒無以用故掌荼以時聚焉蓋吉凶迭事先王於吉未嘗忘凶故雖茵著之微物亦預為之備矣凡植

物而非所美者謂之疏材雖疏材而凡邦事有須之者則掌荼徵之以待焉自無以致有之謂徵凡物聚之而後斂斂之而後徵以九職言之聚斂疏材盖臣妾之事掌荼則因臣妾之所聚斂者徵之而已鄭氏謂徵于山澤入于委人是也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祭祀共蜃器之蜃共白盛之蜃 互戶故反 蜃子忍反

夫宋文公卒厚葬用蜃炭春秋譏之以僭禮也蜃器之盛以盛脤肉用之以歸也春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脤盖胙肉以蜃器盛之乃可以饋遠也白盛之蜃以飾屋用之以居止也墻壁得蜃灰以飾因以成其盛焉故守祧曰其祧則有司黝堊之堊之謂以蜃飾之故爾雅亦曰墻謂之堊

囿人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夫棄田以為囿囿沛澤多而禽獸至古人之所誅而此有囿人掌囿游之獸禁何也蓋一張一弛人情之所不免先王嚮諸人間亦與之同則人之所樂者亦與之偕樂焉此所以有囿游也然一游之頃亦非無事也故囿游之獸禁掌以牧百獸而牧百獸以共生獸死獸之物為祭祀喪紀賓客之饔飧膳羞焉夫豈盤于游畋後世暴君竊先王之迹窮一己之私欲故囿人獸禁之意一切忘矣齊宣王之囿乃為之大禁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故

孟子謂為阱於國中也　餘戴傳

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

之凡祭祀賔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

載師以場圃任園地所謂國之場圃則屬於公者場人之所掌也所謂民之場圃則屬於私者閭師之所掌也此言場人則以掌築場圃故耳蓋先王之時經行必有桑疆場必有瓜所以力地而無遺利焉故萬物之生則闢場以為圃所以種植及物之成則築圃以為場所以收穫凡祭祀賔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言祭祀而又言享則享為宗廟之祭也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食音嗣

天道之運散於春藏於冬故春之色蒼而冬之氣則凛凛與廩同義所以藏也倉與蒼同義所以散也名官以廩人而首言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者卒乎散之意也名官以倉人而首言掌粟入

之藏則倉雖所以散然始乎斂故掌粟入之藏始乎斂之意也

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數色主反接註作扱

周四時為歲禾一熟為年歲之字從戌從步則歲以戌為節天時也數戌必期焉年之字從禾從人從一則年以禾為節人事也凡禾年一稔焉禾稔不齊不可以期數也廪人數邦用以歲上下蓋數邦用者量

入以為出非周四時不知其足否也司稼出斂法以年之上下則以出斂法者巡野觀稼惟禾之熟已見其豐凶故也然則制邦用大宰事也廩人何與焉蓋制之者大宰而詔之者廩人廩人之所詔亦穀用而已邦用非特穀也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則年適豐雖粒米狼戾不侈於有餘年適凶雖饑饉薦臻不苦於不足以吾有以治之也晏嬰謂六斗四升為鬴管仲謂百升而成釜即鬴也當從管子為正四鬴三鬴二鬴者月計之也月計人食四鬴為年之上三鬴為年之中二鬴為年之下然則何以量其數而計之也蓋先王之民生齒以上有食之端矣已書于版挍登邦比之法又詳則凡民之幼壯孤寡登耗無不知也以口授田以田制食觀稼省斂又以時出焉則凡其食之有餘不足無不知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者穀少則姑自足而已多則可移以就民或移民以就焉大司徒于大凶大札亦令邦移

民通財夫不擅其民而移之不擅其財而通之所以使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後世此法亡矣邦國之君專財以自封艱阨急難莫相救恤乃有請糴之禮或與或閉以為私恩故晉糴於秦則與之秦糴於晉則閉之豈先王荒政之意乎詔王殺邦用非特以為不足故殺之備禮於盛多省禮於凶札損益與時偕行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者所以量遠近為之節焉莊子曰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亦計日而為之糧食也大祭祀共其接盛者以王籍之所藏亦廩人之所掌也謂之接盛則其所以接盛者在是與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灋掌其出入

舍人掌宮中之政以贊宮正内宰之事者也故宮正掌王宮之政令糾禁内宰掌治王内之政令而舍人

則掌平宮中之政則王宮后宮之政皆掌平之也分其財守者凡宮中之財守皆掌分之以法掌其出入者非特分之又以法掌其出入也與宮正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内宰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同意

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賔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筥米芻禾喪紀共飯米熬穀

内方曰簠内圓曰簋簠以實稻粱簋以實稷黍稷食之常也故用簋則簋從之簋之字從皀從皀則簋常以日共焉内方有常故也稻粱其加穀也故用簋則簠不從之簠之字從甫甫言有父之用又内圓則非常以食也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實之以言其物陳之以言其數賔客共車米米筥米芻禾則掌客所謂侯伯米百筥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之數是也喪紀共飯米熬穀者飯米所以含不忍死者之口

也熱穀以置宮旁使異物不得親其膚而已

以歲時縣種稑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歲終則會計其政縣音懸稑音六

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生種稑之種而獻之于王故舍人則縣種稑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所以成內宰之事也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稑歲時縣種稑之種則將以備後之先種也王耕而后獻種后蠶而王獻繭夫婦相成之義也宮正月終會稍食歲終會行事內宰歲終會內人之稍食舍人掌米粟之出入而辨其物歲終則會計其政亦所以通職聯事也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

止餘灋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廩所以藏倉所以散故倉之字從人從口從彐從丿蓋倉雖亾之囷之掌之然卒乎散者必始乎斂故倉人掌粟入之藏則始乎斂之意也辨九穀之物以待邦國則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者物辨之待邦用而共之也有言五穀有言九穀有言百穀以五行所屬而言則有五穀以三農所生而言則有九穀號其多而言之則曰百穀廩人掌九穀之數倉人辨九穀之物皆以三農所生而言也數之掌之而已物則有辨焉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者法式所用有雖不足不可以已者有待有餘然後用者所謂餘法用則待有餘而後用者也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者穀雖有餘不可以妄費則藏之以備不足故待凶而頒之然

則先王之世雖凶荒而國無廢禮用無乏財者以有此具故也國之大事共道路之教積食飲之具者大事則戎祀之類也蓋戎以出征而祀亦有出郊者故倉人共道路教積食飲之具若戎祀之外則非所共也

司祿闕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灋而縣於邑閭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

稼曰稼鼓曰穡稼以往穡以來生民之本在是焉先王既有以教之又有以觀之巡之則有時治之則有

法而又有司稼之官者蓋稼事而減裂之則稽事將以減裂而不登矣故致詳於稼事以作其始則稽事之所以成其終可知矣此司稼所以掌巡邦野之稼也夫先王之民可謂務農矣然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非人之所能也故司稼以為法縣於邑閭使稼者取法焉由是觀之農豈可以無師帥之官哉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知年上下則知民有餘不足然後出斂法焉則有餘知斂不足知舍矣夫公田之稅助也觀稼而出斂法貢也夏貢商助則無修而並用之其實皆什一以變而通之有此道也孟子曰治地莫不善於貢然周雖無用貢法而有司稼以三年上下出斂法則有貢之名而無害矣掌均萬民之食則以司稼知年之上下故使均民食若年之上則人食四鬴年之下則人食二鬴也既均其食若食不足則必知之矣故急者從而賙之既有賙民之急則或興粟以就民之所居斯賦役矣故平其興平其

興者平其興粟之役也使遠近勞役各適於均而已

舂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齍盛之米賓客共其牢禮之米凡饗食共其食米掌凡米事齍音咨

舂之字從廾從三從臼杵臼上舂穀以為米也穀之所以毁米之所以成故舂人掌共米物則非一米也祭祀賓客饗食凡用米之事皆掌焉其職則以奄二人女舂抌二人奚五人為之亦稱其事而已稷謂之粢實於簠簋謂之盛祭用衆穀而總曰粢者舉粢以該衆也賓客共其牢禮之米則以共饎人簠簋之實者蓋以賓客車米筥米自舍人所共故也饗食共其食米言饗與食則兼燕矣

饎人掌凡祭祀共盛共王及后之六食凡賓客共其簠

簋之實饗食亦如之饎昌志反

舂人舂穀以為米饎人炊米以為食饎之字從食從熙或又從喜則陰以陽熙而為喜也舂與饎其事相成餘見新傳

槀人掌共外内朝宂食者之食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掌豢祭祀之犬槀苦報反朝直遥反宂如勇反豢音患

木高而水氣不足以滋之則槀槀則在所槀焉猶勞之為勞罷之為罷也掌共内外朝宂食者之食則凡以槀其槀而已故名官謂之槀人宂食謂無職事而食者或待事故也外朝則司寇斷獄訟之朝内朝則路門外王日治事之朝外内朝皆有無職事而待事槀人共其食故曰宂食者之食人也有所屈焉而為

人所知乃其所以為宂也饗耆老孤子士庶子以槀人共其食者死政之孤老則以其父子致義於國士庶子則以其效能致勞於國皆宜有以槀之也故使槀人共其食焉先耆老孤子而後士庶子則食以養之為主而耆老孤子宜在所先也與外饔言饗耆老孤子而以士庶子如之同意掌豢祭祀之犬者養犬豕曰豢養犬不於餼人蓋餼人為食以共至尊雖潘瀾餕餘不可褻也故掌於槀人

周禮詳解卷十六